

證道集

REASONS FOR CHRISTIAN FAITH

TESTIMONIES OF

SOME PROMINENT CHINESE CHRISTIANS

AND OTHERS

COMPILED BY

H. L. ZIA

FIRST EDITION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1914

2011

一册

10073

謝

✓

CONTENTS

證 Introduction

道
集
目
錄

PART I

How I Found Christ - - - *By Chang Po Ling*

Why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 *By Chin Pai Ping*

The Story of My Conversion - *By Cheng Te Ming*

Essays on Three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By Tseng Chi Jung

Why I Turned to Christ - - - *By Chang Yu Te*

Speech at My Baptism - - - *By Tan I Kung*

The Reason Why I Believe in Jesus - *By Pai Chien*

Why I Decided to be a Preacher of Christianity

By Rev. Z. T. Kaung

The Joy of Bible Study- - - *By Wang Tun Ken*

How I Became A Christian - - - *By Paul King*

How I Was Converted - - - *By S. Y. Pang*

Reasons for My Belief in Christianity - *By C. T. Wang*

The Living Power of Christianity *By Wang Chin Ling*

PART II

The Path of My Faith - - -

Why I Am a Christian - - -

Why I Am Content to be a Christian



By Prof. E. D. Burton

NORTE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證道集
目錄



證道集 目錄

弁言

卷上

張伯苓自述信仰之理由

金伯平證道演說辭

陳德明信道歷史

曾季融證道三論

張育海歸依基督之因緣

譚毅公受洗之演說

白堅所以信耶穌之故

江長川自述決心傳道之原因

王鈍根讀經之樂趣

金保羅信道自述

彭少雲自述信道之緣由

王儒堂皈依基督之原因

王九齡耶穌之續命永生談

卷下

日本法學士鷓澤聰明自述信仰之途徑

日本法學士鳩山秀夫是何因緣歸依基督

美國白爾登余安心崇信基督之原因

證道集弁言

先哲有曰。心靈之歷史者。歷史之最富趣味最饒訓意者也。蓋自古迄今。凡有得於真理而其中心曾經一番閱歷者。必有一段歷史之可言。足以喚醒旁人。惜乎其不盡見。夫載籍也。基督教傳播以來。以證言爲弘道之要具。凡皈依者。均樂以一己信仰之經歷。公之於衆。甘苦起落。不憚煩言。按其所述。確切誠懇。非泛泛者。此故最足以感人。起信。如基督之大使徒保羅。每逢緊要關頭。輒述其改心之事實。以爲激勵聽者之舉。卽其先例也。此編蒐集近人所述信道之閱歷與原因。所以使讀者知聖教之眞能力何在。決非淺見薄識。所可遽下論斷者也。

昔教父奧古士丁氏。少年放蕩。晚而改心。因成懺悔記一書。廣學會有譯本
名曰古聖明心英國名牧

師本人約翰氏。亦自罪戾之中。得悟眞理。因成感恩記一書。聖教會
名曰恩證罪中俱以

本身之閱歷。證基督之報恩。傳之後世。推爲絕作。本編所引諸君子之閱歷。雖與二氏不同。而由闇投明。舍己從主。則一致也。基督教之來華。百有餘年。其間不乏嶽奇之信。

徒履坎坷之境。如有作者。述之成書。以示來世。則固鄙人所欽遲者也。

泰西名士研究東方學術宗教者。多謂泰東人士。其心思之深。與西士異其途。他日

所得於基督教義者。既富。則必能探取其奧旨而發揮之。以成泰東之基督教。與西方

人士千百年研究所得者。雙峯並峙。互相補益。爲基督教思想史之光彩。美國紐約市協和神學校

長吳爾氏主此說最力斯說也。余初未之敢信。今讀本編諸君子證道之言。其眼光頗有特異者。

則又深喜斯說之有徵驗矣。國中多志士。教會多英年。其有潛心力學。憑中華固有之

學術。奮震旦特長之心思。以光大基督之道。於此二十世紀之新天地者。此其時矣。可

以興矣。編中諸君子對於眞道之見解各有獨得。偶有近乎立異之處者。今俱仍之以存其眞。且表眞道因深觀念不同之意。讀者勿拘以爲本書有所主張也。

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四年九月初旬。古越謝洪資。謝於虎林寄廬。

證道集卷上

●●張伯苓自述信道之理由

張君伯苓者天津學界中領袖人物也。受前學部侍郎今參政嚴範孫先生修之知。歷年總理天津第一民立中學堂。光緒戊申年奉直督檄。偕直隸學務官李經超君。同赴美京華盛頓第四次世界漁業會。環世界一匝。考察諸大國之教育而後返。初張君在京之日。有志研究道德。時時與基督教青年會人士游。因既聞天道。然未嘗起信仰之志願。是秋忽忽有所感。遂發大願。受洗皈主。得大愉悅。并於七月二十日在青年會所中。自述信仰之理由。今錄其語於左。張君自信道後。益以利濟人生爲務。主持南開中學事務。期培後生以全材。校譽因以大起。來學者衆。堂宇至不能容。君又與同志創立中國基督教會於天津。爲各處倡。此外所肩社會服務。殆不勝屈指云。

張君之言曰。某少負不羈。父老見之者。輒目爲聰穎。以此自恃。每與人談論。必多方辨

駁舉一切神道佛仙。皆不折服。遂漸成一玩世之人。此二十歲以前之事。而放肆可知。然據一己之思想。人之生。必非偶然。而來。故未免自用。至二十三歲。從嚴範孫先生游。嚴先生爲人甚道學。聞余所談。頗不以爲是。嘗謂余曰。子之言皆不着服語也。以太直率無文故云。蓋某固直情徑行。言論所及。求諸人世。有萬萬不能行者。遂漸生一厭世之心。幸尙未入世俗名利之圈內。迷途未遠。然嘗細心體會。人在世間。無非生老病死。古今一轍。言念及此。遂厭世之極。甚有願絕人間傳種之意。自亦不解。有時研究心理學。而心理學不足爲我之樂。講求明學四書。而明學四書不足慰我之心。世俗既非所好。家庭之樂亦不足以解我厭世之思想。數年（六年）前已與青年會總董格林先生相識。（入格林先生之查經班）談及基督教新舊二約。竊以爲淺薄無味。（視華文聖經筆意太劣）其他宗教者。向余談道。余亦不信。更以各種言語詰之。多方問難。方寸中有一無神之見存。妄揣如果有神。何不滅絕魔鬼。免其擾世害人。古時奇蹟。何不有於今日。使我見而信之。卽讀英文聖經。亦不得其意旨。迨監督私立第一中學時（堂

中英文教員。初由青年會中擔任。後亦由之延聘。與饒柏森君往還。並請郝君瑞滿同在敝學堂助教。相觀而善。初僅佩服其學問。若論道德。終疑其不及中華。然往往動於其言之有力。此時之張伯苓。仍係好高欲強。譬如作一事。爲人所難能者。而已獨任之。究則事未就而心已灰。因見青年會諸君。孳孳矻矻。樂善不倦。遂叩其爲善之目的。彼云爲求上帝喜悅。余則曰。此猶有邀福之意也。孰若無所爲而爲善者之光明正大。不較宗教尤高一層乎。然自揣名利不足以搏我心身。名利之外所願成就之事。每至有初鮮終。缺少堅忍之力。他人亦然。蓋欲修善德。其境極苦。獨力不支。必至中止。丁未之春。張君得傷寒症。養病於醫院內。饒君與其餘諸君。時時訪問之。君好讀科學書。嗣得饒柏森先生。贈以事物原理一冊。係美國大學校長海德所著。以哲理統全世界之事物而發明之。其書頗佳。余雖樂看是書。究不信夫教理。是時君又看耶穌傳一書。伏前爲學台派赴漁業博覽會。借資游歷。因就格林先生處諮訪一切。格公復以道理相勸。傾談者久之。意猶未決。伏假中隨格饒二君往北戴河小住一星期。遠避

塵囂。靜養腦力。乘暇翻閱聖經。潛心默會。冀得了悟。旋津之前。一日往別諸君。勉從諸君祈禱。余亦自禱曰。上帝如能。使我明道必信服。且願遍傳中國。勸人盡知有上帝。此語近虛而確係實意。自一禱之後。頗有感動。心中愉快異常。自此恍然大悟。實覺今是昨非。願將一己之身心。全付之上帝而始妥。無怪泰西各國生理法政天算格算諸科學。著名博士研究。莫能出此範圍。違道斷難自圓其說。蓋身心靈三者合爲一完人。分言之。各有其妙用。譬如持重須用身力。欲以思想代之。不可。演算須用心力。若以運動代之。不能。進而上之。推論純靈之上。上帝應以靈以誠對越之。自然之理也。彼徒恃腦力淺近之思想。囿於耳聞目見之迹者。烏足以測其神妙。歸途興會淋漓。思若泉湧。盡人皆有至寶之靈性。可以對越上帝。不善用之。殊爲可惜。誠能以信仰之心祈禱。則必屏除私智。廣收佳果。某今者。每日早晚祈禱兩次。所得效驗。可舉五要徵之。一。心中之平安。如操左券。二。能知己過。毫無遁情。三。讀天道經。漸覺有味。四。如獲重生。覺有神力之助。能勝物欲。曩者有志未逮者。今竟改良自新矣。五。信有永生。所謂永生者。關於屬靈。

之世界。其幸福無窮。不在世界飲食之樂。居處之安也。令我信依盼望最有價值者即永生。吾人同具靈明。即皆有得永生之資格。甚願人人能得此福樂安平。如其不得。可惜孰甚焉。然而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天下事未有無因而至者。永生何獨不然。方之人欲渡河。必經板橋。猶疑生畏。難登彼岸。若勇往直前。則爲過來人。乃知無非如此。並無險也。余爲斯言。並非欺人。亦非因腦筋傷暑。侈口妄談。實緣在上。有全能全知之主宰。以宗教普渡斯人。故不敢徘徊於玩世派中。且深信重生之奧義。及將來永生之希望。亦不敢流連於厭世派中。蓋玩世之張伯苓。一變而爲厭世之張伯苓。再變而爲樂天之張伯苓矣。由是靜觀自得。對於家庭州里蠻貊。無往而非樂境。一心向道。謂之有我可。謂之無我亦可。惟期以身心全獻之上帝。待上帝復賜以新靈。則我始見真我也。某宗耶穌日淺。非敢有所宣講。茲僅據己之實驗。來相印證。諸君其諒之。

●●金伯平證演說辭

金君名邦平。藉湖北。清季留學日本。歸國考試。各列第一。受職修撰。曾參北洋大

臣幕府於舉辨新政。多所建樹。今任政事堂參議。前年以丁憂隱居滬上。潛心學道。常造基督教青年會所。探討教旨。（時聶君雲台等邀同志數人。每星期三之夕。作聖經研究會。金君無期不到。余曾蒞會一屆。聞其所論。獨有卓見。殊爲欽折。君又自期爲中國教會之保羅。）新舊約聖經。頗有心得。民國三年三月中。京師友人招之出仕。因乘輪舟北上。途中大受根觸。輾轉思維。坐臥不安。以爲既知真道。非皈依基督。不足以滌除塵襟。改良社會。遂決志先領洗入教。然後入京任事焉。抵天津。甫登岸。卽造訪故人張君伯苓。張君固曾以道相勸者。談論既愜。因偕往倉門口中國基督教會。謁牧師劉君善庭。具道來意。並一再至青年會所。與幹事同人談心論道。爰於四月初五日。星期六。在中國基督教會受洗禮。午後至東馬路青年會分所之德育宣講會。爲道作證。在座多爲所感。簽名立志求道者。有十餘人之多云。是日預定之講題。適爲路加福音書四章一至十二節。耶穌領洗後一段經文。與君之情景適合。有不期然而然者。演詞如左。

兄弟今天第一日作基督徒。頃蒙張伯苓君介紹。無庸復贅。蓋鄙人自幼見天地萬物。如此美善。由良知中信必有一位上帝爲之主宰。弱冠即具此思想。嗣自東洋回華作事。又覺悟人類皆有天良。時與人欲戰於方寸。若徇私欲則天良日亡。若以天良爲主。不容私欲存乎其間。則克制之主客相搏。孰勝孰敗。惟視當局之主意如何耳。此以前之心理。嗣與張君相識。不知其爲宗教中人。及聞其證道。服其言行相副。知非迷信者比。乃購舊約書閱之。然此時以文欠雅馴。事有背逆。而心竊鄙之。不知其理境高深。事皆實錄也。未幾革命事起。丁憂回南。身世飄零。悲觀殊甚。乘暇復研經考道。定志將兩約聖經。自始至終。遍閱一過。再加批評。爰造上海青年會。入查經班。承西幹事賂君維廉指示。先自新約披閱。較易會通。（去歲四月十號起。至今年四月本日約一年）每日恭讀聖經一二章。參用中西合璧譯本。有會心處。輒自加圈註。至陰歷歲杪。閱竟。頗受感動。此後任看雅俗文字。皆與心理適合。絕無以文害詞。以詞害意之弊。蓋自聞張君之言。不敢先設成見。至下半載。卽漸有樂觀主義。都中友人。時有勸之出山者。因無

力識不敢作事。繼思閉戶自守。絕人逃世。亦非完善之策。似宜展厥抱負。然臨時又覺無力矣。幸賂君復告以看書有得。卽當抱定宗旨。立志勉爲。則力自生矣。予以爲然。親友沮之者頗衆。心仍猶豫。故舟中異常困難。緣知其當爲而不爲。表裏不能如一。何以對己。何以爲人。衡量輕重。再四思維。甯可暫拂戚友之意。不應違天假之機緣也。登岸先寄一家書。表決意見。任人如何斷論。必行乎心之所安。乃逐一造訪友朋。勸其信道。竟日清談。滔滔不竭。左右逢源。相說以解。自念口才素鈍。今對友人論道。初未窮辭。非聖靈感化之力。而何。心中能常愉快。向因胃疾。體力孱弱。數日內精神煥發。談經忘倦。知會心不在遠也。頃讀之經訓。與鄙人大有關。係憤啓悱發。杜漸防微。茲依文義。逐句講解。首層見死生有命。違神命。則雖有粟惡得而食。二層言擅自行動。卽試探上帝。故不可。三層言富貴榮華。世上之權利也。道心不堅者。最易受其誘惑。然瑪門與上帝二者不可兼事。單事上帝已耳。古昔不可聞之天道。今則得共聞之。且對於上帝猶家人父子之親焉。爲善不爲功德。乃吾人之本分。得聖經之光照。則心有權衡。可稱一切聖

賢言語之輕重。夫而後天良不昧。得主有常。可以與世推移矣。

金君入都後。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所演說。吾信基督教之由來。其詞如左。

鄙人證信。請質言之。吾今三十有五。回溯十五之時。粗通文義。十六以後。游學金陵。天津及日本。二十四畢業歸國。從政十載。迄三十三歲。以病退休。十八年來。於孔孟之學。亦嘗留意。略有所得。幸無玷辱之舉。此心非漫無所主者。而自去春及今。研求基督教。旨用力。經年豁然開悟。遂決依歸。自審由來。實以歷年主客觀念集合而成。請分述於後。惟性靈之道。難以言喻。是在求者自得之。

一、良知。幼觀天象。及萬有之玄妙不測。又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卽覺天非蒼蒼無意識者。而敬畏之念油然而生。惟觀念尙未透澈。不能悟主宰之道。祇覺天良存於吾心。有不敢自外生成之念。歷久常新。此良知之引導我也。

二感觸。涉世稍久。又丁時艱。體驗人欲之私。難於克制。默察世風之壞。無由挽回。因思唐虞三代之敦化。必有所本。迨風化衰頹。而孔孟繼世。其學與道固正且美。足以維持世道人心。然孔子卒。致歎於大道之隱。綜覈周末迄今之效績。亦未有能及唐虞三代者。非無發明輔翼之人。而風化每局於一地一時。蓋子罕言命。而性與天道。雖賢如子貢。猶不可得而聞。故後世所衍傳者。多囿於人道。惟字內絕少。完人以治人。其精誠感格之力。固有限矣。且考古來忠孝節義。不皆出於學問。蓋本乎秉彝之德。而復其天命之性也。惜得自培養者少。故造化所鍾。亦如鳳毛麟角。不多見耳。洎乎今日。人心放肆。不知所極。雖有道士潔身自好。而鮮能濟人。自今而後。若仍專持高深之理論。而不進求悔改救贖之道。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感觸之激勵我也。

三反省。今日有心之人。孰不願盡其智力。以救我國家。各方面亦有勉爲之者矣。而悲觀比比皆是。蓋社會墮落已深。非專恃人類言行之力。所能超拔。吾始亦欲有所

貢獻而自。省。中。心。實。無。能。力。不。知。從。何。着。手。有。何。效。果。廢。然。作。罷。而。此。心。未。泯。不。能。不。別。有。所。求。此。反。省。之。徹。覺。我。也。

四誠求 昔聞張君伯苓稱基督教有感化人心之力。因敬其人。雅重其言。遂開研究之端。然羈於事務。作輟無常。未能貫注也。去春閒居海上。目怵時危。自量無力。遂猛憶及張君之言。立意日讀聖經。又從青年會駱維廉先生聽講。質疑閱年。餘而恍若有得。蓋其旨在以靈獻主。有修身事天之意。其途在復性救靈。有理得心安之意。其極在神人感通。有樂天命之意。此誠求之啓發我也。

五止定 基督教信仰萬象有主宰。當順天命而復其性。又自信人生有靈魂。當葆天真而永其生。此道切要而微妙。實須臾而不可離。非僅知之。卽能立與守也。旣信此道。爲至善。則必止於是。而後有定。常懷對越之念。益勵存養之功。庶知信行二者協和而表裏如一。終身以之。吾故於天津中國基督教會行受洗禮。以潔吾念。而安吾神。此止定之範圍我也。

六靈明。人當求道未明之際。蓋有思索旁皇之一境。又當信道未篤之際。亦有徘徊瞻顧之一境。及既堅決止定。此心遂歸於平坦。一切障礙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吾於認道之後。卽覺中有所主。其舒泰有非可言喻者。此靈明之撫慰我也。

或疑信基督教者。殆不復服膺孔孟之言行。吾謂苟篤信基督教。斷無畛域於人類相通之倫理。子曰信而好古。夫好古者。最重法天寅畏上帝。基督教亦卽天學。而特加靈明親切焉。吾信孔子之所信。而於其嘉言懿行爲人道所必需。賴者自應盡心力以踐之。蓋孔孟爲聖賢。與師表。卽外人之基督教徒。固亦認之。況吾本國人。而有不敬服者乎。吾不敢望以言取信。當勸吾行。以證吾言。苟有見爲言行不相顧者。非特主宰之罪人。抑亦聖賢。蠱賊。願與諦聽者。共戒勉之。

金君受洗之後。有悟道詩二章。錄下。

四月五日（星期）於天津中國基督教會受洗。禮成。翌日晨起有感。

用力經年久。靈明道在斯。感通難口喻。舒泰此心知。萬物我皆備。衆生胞與期。進修無

止境。今日是初基。

附識。參觀丁韋良君著天道溯原一書。易資啓悟。再讀新舊約聖經。便可瞭然。道爲人所共由。在求者自得之。

四月十五日於北京青年會演說吾信基督教之由來。誌以韻語。
觀象良知啓。衡時感觸留。藐躬因反省。大道在誠求。止定資神助。靈明與化遊。拳拳惟服善。履踐是吾憂。

附識。良知與生俱來。所謂不學而知也。人之初念。即第一性天。未有不同者。惟一轉念。而有自用之意。則已失良知之本義。而落於第二性天矣。若夫感觸反省。誠求止定。靈明諸端。蓋聞道之程途。而始自服善。繼以履踐。終於無泰。庶免於死而復其性焉。

●●陳德明信道歷史

陳君名道成。長沙人。此首係其自述。曾刊登通問報。

余年幼時。喜發奇想。常思我之生也。天有意乎。抑或偶然。我之未生也。我先何在。我既死之後。我又何歸。在此浮塵幻影之世。恒河沙數之人。而又何必宅生一我。我將永生於悠久。抑或暫存於偶然。我將與此恒河沙數之人同一寂滅。或者有特出之異。將以普濟當時而遺澤於萬世。是皆不可知也。因此理想之不明。常使我夢寐而不快。余年五歲始讀書。年至十一二。此惑仍不能解。覺我所讀之書。於我所想之理。無絲毫之補助。既見世俗之媚佛敬神。每喜向長者詰其究竟。以爲此可以明天道而追溯本源。乃諸所答。無非善惡因果。六道輪迴。渺渺空談。未足取信。卽令真實。則我今生所享。無關前身後世之身。又與我今生何益。既前後之茫無知覺。卽不足爲賞罰之大公。此說適足益余之蒙。大不滿於我意。如此迷惑。終未能了然。

余至十三四歲時。先父啟泰爲直隸保定府知府。適當中東戰役。南軍北發者必經過保定。彼處有長老會、公理會、內地會、三教會。軍人無識者。每誤認打洋人。常至教會滋擾。先父聞知。亟出示禁止。并派人保護。此後相安。竟以無事。西教士頗感之。因來署致

謝。於是彼此始常有往來。並有內地會英教士胡得理先生。每日來署教授英文。且承贈以聖經。爲余講說耶穌故事。余是時始知耶穌之名。猶未確知救世眞道也。惟有一事最足以使余終身不忘。一日余偕衆兄弟至內地會謁胡教師。並邀同往對河長老會。余兄弟坐車先往。余隨胡先生步行。走小橋過河。因得先到。余藏匿之。欲胡先生告余兄弟。言余途中墮河溺斃。以驚嚇之。胡先生和顏悅色。笑向余曰。不可謊言。是乃違犯上帝誡命。亦言語之大罪也。余竊怪之。以爲謊言戲人。乃中國常事也。而耶穌教以爲大罪。豈非怪哉。於是謊言爲罪之說。深印余腦經而不能去。余年十六。始回湖南。余友朋中有一信徒彭君。見面必談道。余頗鄙之。爭辯不已。既余每次出門。必送以教會所出書籍數種。爲客途消遣之助。余亦無不閱之。見聞日久。頗爲道理所感。惜彭君之光初不甚完美。竟以是阻余之信仰。余因知凡熱心信徒爲主作證者。必先有好榜樣。始易於化人。若榜樣之不良。亦佈道之大阻力。願我信徒深省焉。

余年二十。考取京師大學。一年後卽派送日本留學。兩年餘歸國。時先父爲直隸臬司。

在署中創設法政學堂。無人襄助。因留余任教授。且主持一切。彼時余新由日本歸來。滿口新名詞。自命維新之學者。因竊取東學之皮毛。而藐視一切。凡有言宗教道德者。皆鄙棄之。自持無神之說。以鳴高。甚至倫理道德。亦一概推倒。余因此而受先父之教訓者屢矣。余終不服。至今思之。深以爲恥。追憶昔日之良教訓。何可再得。痛極思悔。且常飲泣焉。余年二十五。身入政界。以道員在京候選。後改爲民政部郎中。旣入宦途。則不免有官場酬應。賞花侑酒。自命風流。二年之間。身體大損。竟成病軀。至年二十八歲。因先父卒於江蘇。巡撫任中。余卽護喪歸里。經此憂傷。體益虛弱。亦即余今日悔改信道之機。余年二十八。旣至長沙。又得彭君之熱心勸導。始喜往各會堂禮拜聽道。旋又承雅禮學堂教習。美人文學博士。賴得烈君教。余路加福音。且熱心講解。余至此始漸明聖經真理。此後以普觀世界之眼光。觀察歐美文明各國宗教之程度。再研究以西洋歷史。始知耶穌教爲世界文明之祖。余學識略進。則道心與信心亦日長。深悔從前之藐視眞道。而驕矜自滿。未免過甚。卽此足以見余之向無學識。恰如今日之新學派。

中人向所持宗教迷信之說。至此不敢再言。如賴得烈博士及歐美有名之大宗教家。豈皆不學迷信之士哉。余誠愧昔日不學之淺見也。

余年三十。正我民國起義之年。彼時萬衆一心。切望民國成立。戰爭未久。民軍敗績。湖北武昌幾不能保。此時危險萬分。乃上帝仁慈。眷顧中華。感動今日之袁大總統。猝然改變宗旨。與民軍議和。旋又組織南北統一。而建立今日之五大族共和民國。事定之後。幾使余喜不自禁。狂呼民國萬歲不已。余因知此乃天意佑我民國。救我華人。出黑暗而入文明。是其始點。若非上帝之仁愛與耶穌之真光。曷克臻此。凡我國人。共思上帝之恩與上帝之能。應如何之感謝敬畏乎。現在民國建立。四境未平。此後仰望上帝之眷佑。仍無止息。若欲遵行天道。虔敬上帝。是非耶穌教不可。蓋歐美各國今日之文明富強。皆耶穌真道之感化力。如我民國今日之輕視宗教。試思各界之道德程度爲何如。長此以往。滅亡可待。愛國諸君。盍猛省之。

余年三十一。見民國之成立。更悟上帝之大能。於是信心日益堅固。常往聖公會禮拜。

聽道數月之間。未見精進。八月間。長沙中國基督教會成立。聘請劉玉堂爲教師。余聽講數次。所講爲悔改信主。改革內心。重生救靈之要道。侃侃而談。頗有聖靈能力。余因大受感動。信心與道學亦與日俱進。後又添設考查聖經班。余尤深悟真理。確有心得。始知真道奧妙。語其高非終身所能窮。語其淺則凡有信心皆可一索了解。聖哉誠上帝。普救世人。古今中外之要道也。有心救世者。曷亦考求之。余年三十一。旣得劉玉堂教師爲友。終日薰陶。無非真道。旣因劉先生辭出長沙中國基督教會。仍回長沙信義會。余亦時往信義會禮拜聽道。因劉先生及梁蔭湘教師。陶樹恩長老。周寶庭執事之介紹。卽率子蔚庭。女毓璠。在信義會一同請洗。熱心學道。遂於一千九百一十三年二月十六日領洗入教。是日同得重生者。男女老幼共三十一人。余自得救之後。誠不知如何之快樂平安。銜感上帝大恩。實難言語形容矣。

余未領洗之先。余妻黃氏德華。頗不信仰。並笑余之迷信。余雖百般解說。彼終不以爲然。一日。余七歲之子蔚庭（余僅一獨生子）忽患風寒。余初不甚理會。亦未延醫診

治。數日後忽變爲黃疸症。臉目手足全體皆黃。精神萎頓。飲食入口卽吐。勢頗危險。家人竊以爲余危。共勸余請巫師行術。或可就痊。余妻頗爲所動。意欲照行。余不可。衆口交謫。欲強迫之。余旣難拂衆人之美情。又見小兒之病狀。中心苦惱。實難爲情。至衆人散後。余勸妻室稍緩一二日。余夜間卽懇切作一禱告。虔誠認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上帝默佑。救此小兒。禱畢。又至小兒床前。爲之默禱。忽覺心有所感。胆氣一壯。余回顧卽指妻室向之安慰曰。汝勿畏。彼明日必愈。言畢。余卽就寢。次日。余尙未起。忽聞小兒言語跳躍之聲。急起視。則小兒趨近余前。笑語不輟。諸君乎。余此時歡慰感謝之情。誠不知至何境界。默思上帝之能。與上帝之愛。幾使余戰慄感戴。莫可名狀矣。余盥洗畢。卽率領小兒禱告。感謝上帝大恩。余妻至此。除喜笑歡樂外。默無一言。而信心亦卽從此發生矣。此後又常與講說道理。以身作則。彼今已悔改信靠救主耶穌基督。終身作主之門徒。余今一家四口。皆蒙恩進入上帝羊圈。有永生之希望。余旣蒙上帝之恩。聽我所求。有如慈父。皆依賴耶穌十字架之功。余將何以報耶穌之愛乎。遂定終身。

爲主工作。以表報答於萬一。並欲以耶穌救恩普及國人。救我同胞。而求天國降臨於我民國。因抱此志願。卽甘捨世界之功名富貴。而求天國之冠冕焉。

余信道之歷史。乃經許多之階級。因經許多階級。始有今日之信仰。因信心誠懇。始覺我教主耶穌基督常在我左右。而時時引導我。與上帝親近。卽我幼時所存不明之思想。至今亦一旦貫通。而得明天道。凡有心自愛與愛國愛同胞者。盍亟趨就耶穌而求拯救。是所望於明理有道之諸君子。

●●曾季融證道三論

曾君名廣鍾。爲曾文正公季孫。學有根柢。宦遊浙省。研究基督教累年。深有所得。戒去宿習。毅然皈依。在交遊戚族之間。傳道不倦。人見其誠篤。無不折服。因之而信道者。已得若干人。今在湘省自由傳道。余曾請其證道文字。君以左列三首見遺。

一〇釋耶穌上帝永生

予習聞社會父老一言耶穌莫不曰異端異端繼而博覽羣書涉獵聖經則窺其宗旨之慈善非惑世誣民之書惟以其非祖國母教不之深究及予渡洞庭遍遊長江流域得結交彼中純正高潔之宗侶。既聞緒論心醉其教近有某友聞道先予舉宗教之書率以餽予受而讀之有疑則質有難則問有心得則拳拳弗失相與朝夕討論不輟於是沈然思恍然悟而知耶穌之教之見道真耶穌之教之感人深也耶穌之言上帝言永生我國之人多非笑之而不知其精神卽在於此而不知西人自強之精神卽在於此嘗攷之我國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出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皆推之於天孟子言堯舜受禪皆歸之於天在昔聖人何嘗不克見天心何嘗不得聞天道周子論志學曰聖希天程子讀書言天秩天叙曰聖人本天此見道之言也然惟聖希天惟聖本天下是雖賢不得直接於天又非見道之言也耶穌則以天爲父耶穌聖人天子也凡民亦天之子也人人直接於天則聖人不獨爲其難而人人有克修厥德之思想王者不孤立於上而人人有必盡厥職之擔負上之而君而父下之而臣而民無不勉爲天

之肖子。而懼其爲天之不肖子。其人格如何高尚也。且不惟監督歸之上帝。榮耀亦歸之上帝。我有知也。皆上帝全知之賜。我有能也。皆上帝全能之恩。是無我也。無我則自私自利之見。斬然消滅。而公通之心。與天充塞。社會一切安寧秩序。於以繼長增高。其風俗如何敦厚也。若夫永生之說。非佛家之覺性。非道家之丹訣。卽儒家之三不朽。所以重精神而遺體魄。約翰言生命在道中。是人的光。則夫人之立德立功立言。有光於社會。有光於國家。有光於世界者。是之謂永生。天吾父也。天何極哉。父之愛子。亦曷其有極。子而永生。父之樂也。子而不永生。父之憂也。信天之至。而自覺與天同體。敬天之至。而自能與天同存。耶穌死而復活昇天。其精靈至今永生。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軀殼。而樂我者靈魂。以之立懦廉頑。可使赴湯蹈火。犯白刃而不懼。不悔。凡人之情。少壯努力。老則氣餒。有永生之希望。則少如是壯如是。老亦如是。愛惜現在。視一日如百年。顛撲不破。視百年如一日。其進行如何勇猛也。夫急難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我國人情。大抵相同。亦孰不知視天如父母乎。人人具有性靈。具有能力。不因

其固有而灌溉之培植之。無怪人格愈下。風俗愈偷。進行愈劣也。鑄儒耶於一鑪。以開闢我國民之知識。以鼓舞我國民之精神。以增進我國民之幸福。嗚呼。是所望於大人君子者矣。

二〇論以敬立教不如以信立教

我國政治家教育家之腦力眼力。其規規注重以何者爲脩身之起點乎。吾斷言之曰。敬是也。曷以故。我國自傳說倡師古之說。以告高宗。而於是後世守舊者流。遂以今不如古。古而又必以最古者爲萬弩齊射之正鵠。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知師古莫唐虞若矣。虞書開章讚美放勳。首在欽字。觀二典君臣吁俞之文。莫不曰欽哉。此言敬之嚆矢也。而曲禮一書。以毋不敬三字冠之首篇。後之言理學者。率以敬爲入手第一着。卽前朝之廷論。猶有告朔餼羊之遺意。其末尾一語莫不曰欽此。伊古迄今。歷四千年而一揆。故予亦旗下之一舊卒徒也。及讀宗教書。至佛教起信論。與耶教受洗所誦之十信經。三復低徊。不欲棄去。而予之腦力眼力乃爲之一變。夫敬者形式上之事也。信者精

神上之事也。敬爲道德之抽象的。信爲道德之具體的。質言之。信可以賅敬。敬不可以賅信。升降拜跪之際。中規中矩。外容似敬矣。而其內容實不敬。觀人者何由而知之。敬之流弊。至於相朦相欺。是以本領愈大。詐僞愈多。如漢之王莽。有大本領而僞效周公。方其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兒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何其敬也。及爲安漢公。孔光馬宮等頌其功德。比周公。吏民以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以欺太后。以欺大臣。以欺天下。王莽致敬之本領。如是如是。或曰。子揭敬之弊。其言誠是矣。然堯舜之世。厥治邽隆。卽今日泰西各國文明之進化。烏有能駕而上之者乎。若子所言。豈堯舜不足法與。曰。子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通夫古而未通夫今者也。古之人榛榛狉狉。與鹿豕遊。其去禽獸也幾希矣。故人與人交接之大患。不在無信。而在不敬。堯舜因而進之。命伯夷典禮。於是男女有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秩秩如也。而我巍然神州。遂於地球上爲開化最早之國。而夏而商。人類之知識日進。

機心日啟。而湯之誓誥。三令五申。始以彰信兆民爲宗旨。至周末而風俗人心愈降愈偷。孔子懼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於學說諄諄致意焉。無如人爭守古。而若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唐虞。故雖有湯孔之聖。卒不能拔趙幟而立漢幟。今日我國朝野上下。不知以失信爲恥。至於末節細故。輒拘拘以不敬繩之。重形式而不重精神。國之不振有由來矣。若泰西各國。自耶穌以誠信陶鑄門徒。歷二千年。愈接愈厲。而西人今日之強。其精神全在於此。我觀法之女傑貞德。其人碌碌無他長。惟以堅信以熱忱。動感國人。而摧勁敵。而法國於焉再造。美之華盛頓。以至誠百折不回。終以脫離母國之羈絆。而闢一完全自立之新世界。若是乎以信立教之毅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印度之亡亡於不行佛教。而非亡於行佛教也。近儒某氏言之詳矣國民乎。國民乎。而欲與文明各國競爭存立於地球乎。請自立信始。

三〇兼愛說

兼者專之對也。專爲主位。兼爲客位。如謙飲然。同是筵席。同是酒菜。同是杯箸。同是朶

頤。而主位自主。必須照拂夫客。客位自客。不能攘奪夫主也。孟子謂兼愛無父。而兼愛之真理。遂二千四百年來。沉淪汨沒於深井黃泉。而不見白日。我國今日宗族主義。終爲積極的。而愛羣思想。終爲消極的。皆孟子一言階之厲也。今以孟子之矛攻孟子之盾。夷之墨者也。孟子言夷之葬其親厚。卽孝親之鐵証也。世豈有生事之薄。而能死葬之厚者乎。始則斥墨之無父。繼則嗤夷之厚葬。是明明儒與墨開戰之書。非持平之論也。我國言景教。卽墨子教之化身。亦謂耶穌無父。吁。是何說也。我讀聖經十誡。言虔誠上帝。後卽首先注重於孝事雙親。觀耶穌釘在十字架時。諄諄以吾母卽汝母之詞。囑託其母於所愛之門徒約翰。孝養之恩。臨難無間。誦約翰福音至此。未有不爲之潸然涕下者也。且耶穌兼愛宗旨。與墨子愛無差等之說。又有區別。茲不具証。以提摩太前書証之。其五章八節曰。人若不顧念親戚。便是遺棄真道。較不信主更惡。不顧念自己家裏人更甚。是知愛有主位。而兼爲客位。天經地義。顛撲不破。耶穌其至矣。耶穌其至矣。

●●張育海歸依基督之因緣

張君江西人。留學東瀛。皈依救主。此首係其受洗時演說。曾刊登醒目雜誌。

今日勞諸君駕臨。觀僕與陳君樹人、魏君爛、領洗禮。其愛僕等也不可謂不厚。其敬仰基督也。不可謂不篤。其歸榮耀於上帝也。亦不可謂不誠。僕等際此榮幸。應以如何誠懇。將僕等信道之根緣。及我基督之教義。並上帝之仁慈。一一披瀝於諸君前。以酬來觀之盛意也。竊僕初列信徒。學識淺陋。何敢遽談大道。而語言拙訥。又難抒我微衷。雖具何等誠意。亦恐呼負負耳。雖然。一知半解。未始非大道之緒餘。言苟不離夫信道之真。當亦能邀諸君之鑒諒歟。

當僕居鄉里時。初不知基督爲何物。惟聞各處日肆其謗誹排斥之力。致教案頻起。損失無數之生命財產而已。間有所聞見。亦不過泛泛之博愛平等。一視同仁之旨。至與個人及國家之密切關係。茫然不知也。己酉東渡。經鄉友李離君介紹。得入築地志成學校。幸有伊爾允越石二先生之啟導。於是宗教於人之不可或無。於國家之不可或

缺之觀念油然而生矣。然所以遲遲至今。始爲信徒者。蓋因入道未深。不克虛中應物之所致。固非有所疑慮於其間也。今將僕所深信不疑之點。略一陳之。

竊嘗自信。盈天地間。一氣之所充塞也。盈天地間之人。一氣之所生成而振盪之也。是故有是人。卽有是氣。有是氣。卽有是理。理者賦於氣。而氣則稟於天。所謂人者。皆眞理存在之物也。換言之。則眞理爲人所固有也。吾人旣固有此眞理。則義非外鑠。應能永遠存在。不至如石火泡影。轉瞬卽渺可知。然觀舉世之人。究何以無影無形。漫然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耶。吾思之。吾重思之。不禁悠然慨愴然懼矣。

吾人合氣質而成生命。有眞理與之俱來。卽有私欲與之相緣。眞理完全。則私欲消滅。私欲日增。則眞理日削。二者勢如水炭。旣無并存之理。乃眞理之固定力。又常不敵私欲之澎漲力。而外界種種色色。復無在非私欲之吸引物。於是眞理日處於消極的地位。私欲遂成一尾大不掉之勢。此人之所以漫然喪其本眞而不知也。當人之初生也。欲望單簡。正如上古榛榛狉狉之世。渾渾噩噩。不識不知。其爲害猶淺。自智識日開。則

嗜好愈繁。而爲禍益烈矣。是故物質的文明愈隆盛之會。卽道德愈沈淪之區。環顧斯世。何在不然。縱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而晦盲否塞之秋。是非不明。黑白混淆。幾不復知宇宙間有所謂真理者。長此不改。而人道或幾乎息矣。然滔滔之勢。社會規定之法律。曾何能補救於萬一。卽哲學家之道德訓戒。亦難收幾何之效果也。謂予不信。試觀東西各國之先聖先賢。其微言大義。見諸載籍者。不亦汗牛充棟乎。卽就吾國而言。不有曰明明德矣。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矣。又如十六字之薪傳。克己復禮之科律。及其他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何莫非闡明斯道者。乃愚者盲焉。智者忽焉。學者視爲口頭禪已耳。至躬行實踐之士。不啻鳳毛麟角。景星慶雲也。此固各個人履道之心不篤。要歸於無主宰之原動力故也。

夫私欲引誘。試探之魔力。廣大無限。吾人能力薄弱。何遽能識別之。抗拒之。而不至溷溺於不覺。縱有虛靈不昧之眞。日與之宣戰於胸中。然危微之機。間不容髮。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稍一不慎。幾何不濤捲以去。一往而不復耶。設有一主宰者。以鑒臨其間。則

日出而燭火自息。吾知其引誘試探。皆無所用其伎倆矣。吾人於此不能不求一主宰。有斷然者。獨是宇宙之間。上帝而外。別無所謂主宰。吾人所求。舍此其誰。故吾人不欲真理之完全則已。若欲其完全也。不可不求主宰之上帝。有謂上帝卽真理之代名詞。吾信真理卽信上帝者。抑未知上帝之所以爲上帝也。

蓋上帝非卽真理。乃使人拒絕魔鬼。刷滌情僞。完全其真理之主宰也。苟信從者能遵其誠令。行其旨意。則空洞靈府中。自無纖微渣滓於其間。其所充實而光輝之者。皆一團天真。故曰信我者得救。語云。上帝臨汝。勿貳爾心。其斯之謂歟。則其所得最大之榮幸。與其最後之希望。當如何耶。然在昧焉不知。執傲不信者。悵悵然靡所依歸。真如失羣之羊。不抑大可哀憐乎。顧不知者。其病也愚。愚爲上帝所憫。或有覺悟之一日。至不信者。其病也矯。矯爲上帝所嫉。恐終無自新之路。間嘗論之。凡人同受造物之生成。同此生命。卽同此心理。彼豈不知有上帝之存在哉。抑思小人之爲不善。旣無所不至矣。然何以一見君子。乃遽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謂非其心之不能自昧。似有物以責之者。

乎。默默之中。自有主宰。苟於昧旦之際。本其一縷之清明。當亦恍然悟矣。特其認道之心。每不勝其縱欲之心。故貿貿焉以無聲無臭者。爲無足憑。以自欺自斃者。爲可恃也。殊不知赫赫濯濯之靈。固無所不在。亦無時或離。不僅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已也。語云。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則曰。有上帝而不信。其可哀。尤甚。僕於此不得不爲人懼。亦不得不悔歸依基督之晚也。

基督者。以上帝之意旨。及上帝之大能。宣布於地上。而拯救吾人於慾海惡爐之中。置之於光天化日之下。以接近於上帝者也。彼不惜其可尊可寶之血。淋漓於十字架。上。爲天下萬世洗其罪。吾人但以一點信心愛心。縱具不赦之大惡。難拔之污穢。而亦卽蒙其憫救。洵可謂便利之至。而莫大之幸也。復奈何不知所適從哉。是故求真理。而不信上帝。猶南轅而北轍。信上帝。而不歸依基督。猶涉江海。而不以舟楫。終歸於盡而已。此固勢理之所必至。於人然。於國家亦然。考諸歷史。益有彰明效著者。猶太之喪亡。埃及之沈淪。無論矣。法蘭西一偉大民族也。當十八世紀末。革命之際。罷僧侶。毀寺院。彼

固儼然世態一新。乃並廢耶教。以真理爲神而祭之。以致殘殺無已。禍患相尋。而國益顛危。有恐怖時代之名。迨至耶教復興。而國勢乃定。他如英之得有今日。未始非宗教家沙斐伯雷之功。德之得爲強國。亦莫非馬丁路德提倡耶教之力也。故人不信基督。必陷於危亡之境。國而無宗教。必不免滅亡之禍。按之理勢。旣如彼。徵之歷史。又如此。所謂殷鑒不遠。天鑒在茲。人也國家也。可以知所止矣。

今姑置國家關係不論。第就切要於吾人者而研究之。則人生問題是矣。人之生也。果何爲乎。蠢蠢然動。汲汲然不遑寧處。其目的果安在乎。古往今來。新陳代謝。微論其以有限之材智。不能成如何之事業也。縱令立偉大之威名。極人世之爵位。要其歸終不免與草木同榮枯耳。彼拿坡崙之威震全歐。成吉思汗之縱橫東土。其龍騰虎嘯之威。非不驚耀一時。然經時未久。不過一幕之奇談。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猶有存焉者。下此者更何論也。夫人情莫不好貴而惡賤。而不知賤有尊於貴者矣。亦莫不好富而惡貧。而不知貧有優於富者矣。更莫不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死。而不知勞有安於逸。

死有榮於生者。願惟有此尊也優也。安與榮也。而後人之生也不枉。不然以數十度之寒暑。卽了此偉然七尺之軀。吾人亦何必有此生。上帝又何必生此人乎。故此尊優安榮之點。卽人生切要之目的。吾人能達此目的。而後有最後之希望。但舍真正基督徒外。其能有此希望者幾人哉。今試起拿坡崙成吉思汗而問之。當亦爽然若失矣。然則人生之所爲也。吾可得而言曰。卽明靈之魂。永世不滅是也。故爲基督徒者。必於現世確守上帝誠命。遵行上帝意旨。人世之得失榮譽。置之不問。事事謙虛溫柔忍耐。以愛心互相寬容。俾我靈魂無斯須或間。無絲毫或污。光明正大。可悠可久。靜候上帝之末日。與造物者遊。是誠基督徒最大之希望。亦人生最高尙之目的也。觀於此。則吾人既不可不完全真理。尤不可不信上帝。更不可不皈依基督。固彰彰明甚也。願我來已晚。乃人多未覺。茫茫前途。安得舉大造衆生。同此覺悟。以共證天國耶。僕於聖經誦習日淺。所深信不疑者如此。今值此機會。聊供區區。尙冀諸君有以教我。

●●譚毅公受洗之演說

譚君籍四川留學日本得法學士學位。

諸君。僕自有生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快樂。誠以今日者爲我認識全能上帝之日。爲我信從救主耶穌之日。爲我生命更新之日。諸君試猜我心中的快樂將何如耶。惟難言。使諸君共知。倘諸君他日信從基督時。必知我今日之所以大樂者非誣也。竊僕索性多傲。不輕信物。彼鬼神不稽之說。一入耳輒厭之棄之。排斥不遺餘力。前三年。曾晤伊先生數次。彼雖殷殷切切。以傳主道爲事。在僕當時不厭與彼接談者。不過實驗西人傳教之惡狀。思將來有以排除之而已。其私心若曰。孔教門徒焉爲異端所惑也。僕今日竟被所感動而爲基督之信徒。豈非僕三年前夢想所不及哉。此卽承伊先生之紹介。所以對諸君一叙者。正爲說明此之原因也。惟僕平素短於言詞。又少涉獵聖經。縱心中欲發揮者。層出不窮。其如時不多假。詞不達意。只得略言一二。以參大化。其中不當之語。尙冀笑而釋之。去年冬。在青年會復與伊先生遇。當邀僕每週日躍過渠寓所。研究聖經。僕辭曰。倘無特別事故。卽當奉謁也。渠云。人皆有特別事。然未有如信

奉上帝之特別者。僕初聞是言。頗爲詫異。歸而思之。覺心目中如感重失。若有使我不能不探索上帝之國者。立策其後也。乃往小石川。拜訪先生。求教基督之道。及聽其言。不但使僕往年反對之情不生。覺處處皆爲我心所悅。遂與道義相交。常蒙指導。於是喜讀新舊約書。並好聽宗教之演說。因確見乎全能上帝之真存在。耶穌獨生而爲上帝之愛子。復活而爲人類之基督也。彼宇宙間生生化化。森羅萬象。有秩有序。有終有始。倘無造物之眞主宰。何能中和美備如此耶。實則上帝之在宇宙。猶靈魂之在人身。元氣之在萬物。其必然存在之理。烏可非也。諸君試反身一思。我輩五官所觸。七竅所通者。果何物乎。審乎此。則上帝之大能。可以知矣。耶穌之眞道。可以明矣。是以天下之理。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者。我輩皆得依耶穌而知之。博施濟衆。堯舜亦有所不盡者。吾輩亦得依基督而盡之。要之。吾輩欲闡發秘義。以求安身立命之地。則不能不先知全能上帝之大作用。欲知全能上帝之大作用。則不能不先認耶穌基督爲我輩之引導也。此卽僕皈依基督之信仰。受洗入教之原因也。尙望諸君試覓上帝之國。信基

督之教。奉基督之道。必能因此得救。至於永生至道不虛。是在諸君虛心體驗而已。

●●白堅所以信耶教之故

白君留學日本。信仰聖教。庚戌年四月八日。在早稻田青年會演說左詞。

白堅元來孔子弟子也。而今爲耶穌弟子者。非不爲孔子弟子也。蓋以爲我輩欲變易我國之人心。不違於時。以有爲於今日之中國。一方不可不作孔子弟子。他之一方又不可不作耶穌弟子。不若是則不能融洽東西洋文明。不能因應時勢。益將與時勢背馳。何以言之乎。茲先論白堅對於孔教及耶教之意見。然後言所以信耶教之意見。對於孔教之意見。維何。曰。非謂孔教誤我中國至於今日也。以爲孔教有長有短。長者何。卽不外孔子之言與行。凡著於四書六經者可攷而知。茲不論爰論其短。其短維何。無他卽孔子崇拜古昔是也。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一生大事。兢兢於祖述憲章。雖有從周之說。然不足勝其崇拜古昔之思。故凡學孔子者。概無不崇拜古昔。不問今日之世非昔日之世。又不問適於古昔者適於今世與否。苟其爲古所有者。則曰善。

哉善哉。不能及。不能及。非我所能及。非我所能及。於是孔子之後。我國文化遂日衰。漢唐宋雖間盛興。然皆不能超三代而上之。試一回溯歷史所書。當非虛語。夫人而當盡人道也。固無古今無東西無所或變。而文化之於入世也。則不可不日新而已。學孔子者。概持適於三四千年以上者。以規三四千年以下之人。或持適於先代者。以規後代。所謂則古昔稱先王者。已成我國人之第二天性。我國人於當今不能因應。今世之變。國無殊於亡。種日卽於衰。於此時而我國人猶不能急去已短。善取人長。以致國於強盛者。非其志有不欲。實由於所學者適於古昔之事。而欲以規今世。故柄鑿而不相容。迂闊而百不一切。此豈非崇拜古昔有以使之然歟。至若階級制度。害我國至於今日之一制度也。而階級制度之所由生。實不外於五倫。五倫者。其東洋文明之淵源。而東洋社會之所恃以成立者乎。雖然。階級制度之流弊。至今日當已發揮無餘蘊矣。何以言之。觀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妻也。君之於臣也。不問理之是非。惟其所命。子也。妻也。臣也。不敢不從。又若不可不從。不然則以爲不道。而無可逃叛逆之誅。夫如是。故父也。

夫也。君也。爲其所欲爲而莫予違。子也。妻也。臣也。苟命之所在。則以順爲正。諸君諸君。凡一社會之所以存立也。不可不有序。人之有智能也。亦不能無差。而天非以是之故。遂生若而人者爲人。若而人者非人而爲奴隸也。純從孔子之教。則五倫爲天經地義。天柱地維。不可或變易。其極也。父也。夫也。君也。恣其無制裁之慾。子也。妻也。臣也。唯屈從此制裁之慾以爲當於理。於此試以世界眼光觀之。五倫其果長此而不當變易者哉。儒家者流。嘗謂五倫爲天地所恃以立者。然則今之美國及歐洲數文明國。多尙平等。階級制度幾不可見。則歐美之天地顛覆宜久矣。於此我國人今日猶固守五倫之制而不知守其長變其短。則得適應今世以生存乎。五倫爲害之酷烈也。子雖申生。不得不死。臣雖比干。不得不誅。每一思及。不寒而慄。若五倫中之昆弟朋友。鮮階級之害。茲不論。

此崇拜古昔之短與夫階級制度之短。以白堅今日之良心決之。不敢從。且不願大眾從之也。雖然。此外孔子之長。如天之有日月。如地之有河獄者。深望普之於西洋。當有

濟於西洋今日文化之窮。此白堅對於孔教之意見也。

所謂對於耶教之意見者何也。茲分爲三。

一博愛平等。足以滌除自私自利之毒也。孔子重汎愛矣。重博施濟衆矣。視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矣。嘗以一夫不得其所爲恥矣。此未嘗不與耶教同。雖然。今之學孔子者。率樂自私自利。而弁髦孔子之教宗者何哉。竊以爲仍孔教有以致之然也。何則。孔子曰。將欲治國平天下者。必先齊其家。家若不治。則國不得治。况天下。故凡學孔子者。無不競競先治其家。以此之故。則舉所有之愛以愛家者。自然之勢也。及其習之既久。則一般人唯知家爲最可愛之物。損羣以益家者。無不爲也。害國以肥家。亦安之。此又自然之勢也。諸君……我同輩。及我國中人。與我國中二三千年以來之人。不以家爲本位。以活動於社會者。有幾人哉。然則凡樂於自私自利爲惡而不惜者。孰非家族使然乎。人而徒愛家重家。而輕國及羣也。則外禍之陵其國及其羣者。豈易去哉。此我國今日之現勢也。於此而欲清此羣之病源。恐非以博愛平等摧陷廓清家族本位之流毒。不

能有濟。

二國欲文明不可不行耶教也。今世國有三等。一等曰文明國。二等曰半開化國。三等曰野蠻國。我國於萬國平和會居何等。堅不忍言之。以傷諸君之聽。試觀今世之一等國。孰無耶教乎。孰非耶教盛行乎。夫行耶教而國遂文明者何以哉。夫耶教重愛重平等。故人格觀念明確。權利思想發達。其現於倫理也。爲平等的倫理。其現於法律也。爲開明的法律。（我國而有他國之領事裁度者。由於我國之法律不足以使人之生命財產得安全。故外人皆不遵我之法律。故於我國內。以其法律治其國人。）且以人力而支配天然者。耶穌之教宗也。故凡得耶穌之精神以爲用者。其羣之精神界及物質界。必日進於文明無疑義。徵之列邦。可爲明鑑。非然者。徒取列邦已布之成規。而欲無滯行於我國。恐不可得。何則。由倫理而發生之精神者。法律之淵源也。必有耶教之倫理的精神流行。然後文明法律之行。乃可望。前年某公所編新法律。未始非比較的適宜。然而不見行者。內有故相某反對之。謂與舊道德相反。遂不行。然則不改今日之

法律而欲文明也不可得。欲行文明法律而無耶教之倫理的精神以爲用者亦不能得也。人格也。權利也。求之孔教終不明確也。必求之耶教而後明確也。此非堅爲耶教作辯護也。甚望徵之實事。

三我輩當具有如耶教徒犧牲其一切以爲道之精神以爲國。然後可也。耶穌教徒其寢也。興也。食也。居也。遊息也。一言也。一行也。造次也。顛沛也。無瞬息之間。不念念於弘布耶教而爲救世主。故耶教流行於世間。試與真正之耶穌教徒接。其一腔熱誠。令冷者熱。熱者融。又試一與我國人之愛家者接。其感何如。則可知耶穌教徒精神之善。而爲我國將救國之志士所當日日親之近之交之。吸其精神以洗滌從來自私自利之毒。學其犧牲方法以爲用。諸君言愛國救國者。果有如耶穌教徒。無一息不愛教傳教者乎。則其自盡於國者。實際必多。若然則敢確信中國不至於亡。而人文將日進。四萬萬同胞將不得罪於天。不然則頑鋼自封。行與言違。志行薄弱。將無如國事。何。唯日日歎息痛恨而已。望諸君不問信教與不信教。早與耶穌教徒交。吸其精神以爲用也。

以上所述。此堅對於孔教耶教之意見也。故既爲孔子弟子。今又爲耶穌弟子。此二義非有不相容者。苟善實行之。實足以相成。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盡人道也。人不盡人道。謂之禽獸可也。謂之蠢蠢動物亦可也。卽謂之一種造糞機械亦無不可。人之善盡人道者。在東洋固有盛於孔子者乎。在西洋固有盛於耶穌者乎。其在東西洋劃然不交通時。則我國人固守孔子之一切。或亦未嘗不可。而今日非可固守己短而不取他人善之時也。益覺取耶穌之精神以爲用。爲我輩今日最切之事。

雖然猶有說。耶穌主博愛平等。則凡有國之名稱之日。卽耶教未十分發揮之日也。然今之歐美耶教。不爲不盛矣。而又非國家主義最盛者乎。故愛之發於天也。必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疏。非由遠以及近。由疏以及親也。國也者。在今日之世界人類之親且近焉者也。愛國家者。由人類天性而生者也。然則愛不可以不博。而不可不有先後者。不從可斷言也乎。堅今者將以孔教耶教之長合而爲一。以促我國精神界及物質界之進步。望我國人毋固守己短而不速變。以啟人羣慘酷之禍。而爲天之不肖子也。

●●江長川自述決心傳道之原因

著本篇者上海江君宗海。字長川。自號公傭。上海監理公會慕爾堂之牧師也。君父業梓人起家。爲該行領袖。君自幼卽不憂衣食。惟從市井少年游戲徵逐。家中延有教師授課。君亦未嘗潛心學問也。年十五入監理公會所設之松蔭學校。肄習西學。課時之外。仍浪游不輟。以賭博觀劇爲要務。恒求衣服炫耀。以震人目。作種種輕簿子弟之行徑。雖日在校中。聽人講解聖經。定時禮拜。以束於規例。隨衆進退而已。宗教口頭語。亦能道得一二。實則絲毫未有心得。朝夜所孳孳者。無非慾縱肆情而已。主該校事者。初爲美國華女士。繼爲帥女士。俱能苦口婆心。以誘掖諸生入道爲己任。每嘉君材質之美。而深惜其流蕩忘返。似不易救藥也。然時以青眼遇之。冀其萬一回首。得證正果也。君在校三四載。耳濡目染。於真道之皮毛。頗已了然。一日禮拜之際。偶有人請之領禱。君亦依樣葫蘆。勉強了事。而當口中誦求上帝助我一語時。心中忽大驚醒。如覺自身之沉淪罪海。愆尤叢集。心神

爲之不甯者久之。然旋即消散。仍從事於逸樂耳。帥女士對君希望之心。未嘗稍減。屢勸君同誦聖經。同跪祈禱。千方百計。以真道感化之。君初不肯降伏。尙予智自雄。多方辨難。女士婉譬曲諭。爲之開說。君受此時雨之化者數年。齒亦漸長。始悟已往之非。乃有志研究聖道。終則大悟。遂起信道之決心。時年十九歲矣。家人聞之。咸大怪異。引爲奇辱。百方間阻。初則禁君之往校。軟困室中若干日。且斥以終不改節。則必將逐出門外。君志不稍渝。家人又絕其資斧。教會同人爲君籌畫。使入中西書院。半教半讀。以爲一身衣食計。君雖從師有年。初無心於學。學亦不富。今則自悔暴棄。埋首攻苦矣。所最難堪者。君之母因子信道。旦夕號哭。經年始已。君自謂迫害之難任者。莫甚於是。以強硬手段尙易容受。而見慈母傷心。則爲人子者。胸懷不覺怦怦動矣。君在家不能祈禱。以家人阻止故。恒待家人盡眠。乃潛興跪禱。或較家人先起了此功課。一日清晨。君正在書室跪禱。不意君父亦早起。來書室中向觀音關帝財神上香。君跪禱不輟。父亦不加非難。君自信道後。立

身處世。大變前態。往日狎友。一齊謝絕。讀書之外。惟以宣道於人爲事。向日每晚。非至半夜不歸家。今則作事有定時。來往皆端士。翻然一新。家人雖恨其信道。不能不異其品行之日端也。君年二十六歲。入東吳大學。肄神道學。期將來之效力天國。其父母更惄然憂傷。以爲兒子一作傳道士。所入月修。非簿已極。此驕養之軀體。又何克當之。故又勸阻之。不遺餘力。君志既決。不爲所動。今卒爲海上名堂之牧者。努力進行。慕爾堂壁壘爲之一新。而其父母漸爲所化。愛之有加。兄妹尙未信道。亦俱不願祀神祭祖。與常人有異矣。嗟乎。眞理之能力。終能見效。貴信者之守持不移而已。僕嘗請於君。述其決志傳道之原因。君書此篇見示。因略誌其信道始末如是。使讀者知其爲何許人也。廬隱識。

公傭本一俗心最重之人。道德事業。素不顧問。終日唯沉迷聲色之中。故年未弱冠。已成一不可藥救之大罪人矣。我二十年喪身失德之歷史。其中關於身體上智識上道德上之損失之惡果之痛苦。可勝記哉。擲寶貝之光陰。實堪浩嘆。壞清白之遺體。則悔

無及矣。年十五入監理會女佈道會所立之學塾松蔭書館肄業。雖得晨夕聞真道。時時親良師。無奈欲念滿心。致目不見真光。心不受真理。雖道在咫尺。而於我無緣矣。終日醉生夢死。唯聲色是求。以惡少爲參謀。奉魔王爲顧問。此時也。我以爲我之樂無極矣。嗚呼。不知正在此時。我之精神耗費殆盡。我之人格破壞無餘。我之軀殼雖生。而我之靈魂已入罪海之中。雖然。帝恩罔極。憐我之苦。賜我基督。救我出罪。赦我過犯。賦我靈力。我於是乎重見天日。再沐大恩。遂受洗爲基督徒。嗚呼。罪大惡極如余。尙得赦救。然則與我同類之青年之陷於罪中者。我豈可坐視其沉淪乎。蓋彼等潔白之體已污。高尚之志已失。寶貴之道德已亡。正在將存將死之時。我此時不大聲疾呼而喚醒之。救拔之。俾得革心改面。立志爲善。救己救人。其可乎哉。故救青年爲余決心傳道之第一原因。

原不道德之青年。由腐敗之邪風惡俗所養成者也。風俗尙僞。人心因之而僞。故有僞心之青年。爲僞風俗之產兒。風俗尙淫。人心因之而淫。具淫心之青年。爲淫風俗之產

兒。風俗尙邪惡。青年因之而邪而惡。蓋青年生於淫僞之風俗。長於淫僞之風俗。習焉而不察。淫僞邪惡乃爲彼等之第二天性矣。默察我中華民國。幾無一人。無一家。無一社會。不受其毒害。謂予不信。試觀個人。則喪德失身。以云家庭。則慘無天日。以云社會。則罪惡橫生。以云國家。則瘡痍滿目。嗚呼。誰實爲之。誰實致之。曰。僞淫邪惡之風俗。使之然也。深矣哉。淫僞邪惡之風俗之害人。倘此等風俗一日不除。則中華一日不興。掃除惡俗。爲我決心傳道之又一原因。夫淫僞之風。邪惡之俗。由於不正之心而來者也。心不正則思想不正。思想不正則觀察不正。觀察不正則是非倒置。黑白淆亂。真僞莫辨。以利己爲榮。以利人爲愚。道德等於弁髦。黃金視爲生命。只徒目前之虛樂。不求永久之眞福。人人咸以積金多妾。得官享爵。爲人間之至福大樂。於是人心去矣。蓋一人而有此心理。尙可挽救。倘十人百人千人萬人萬萬人。咸有此種心理。則挽救無術矣。雖然萬萬人之邪惡心理。由一人而來。然則萬萬人之良善心理。安見不可因一人之良善之心理而救正之耶。救人心。爲我決心傳道之又一原因。

推究人心之所以不正。由人類之大仇專制魔王使之然也。彼惡魔恐我人向善歸正。彼將無所附從。遂惡計橫生。誘我以利。動我以名。以聲色奪我之志。以財物迷我之念。牛馬我人。奴隸我人。使我作奸犯科。自害害人。我人類之受其毒害者。不知幾千萬萬人矣。嗚呼。彼魔王洵人類之大仇敵也。我安不推而倒之。彼滿清二百六十年之專制。我漢族志士。尚不惜擲頭顱流熱血捨性命。而推倒之。况彼惡魔已奴隸我人類數千年於茲矣。我人於數千年中所受之種種慘苦。咸由惡魔作弄而來者也。我烏得不鋤而去之。鋤惡魔爲我決心傳道之又一原因。

熱心志士。睹今日中華民國之慘狀。相對唏噓曰。我民國危矣。我中華危矣。我將以何術救之耶。或曰興實業。可以救中華之貧。或曰提倡教育。可以救中華之愚。或曰擴張軍備。爲救亡之要策。嗚呼。不知中華之弱。不在實業之不興。教育之不普及。軍事之不振。而在無人。是說也。或將笑我出言之狂。蓋中華人民占全球四分之一。而曰無人。是耶否耶。曰唯唯否否。所謂無人者。爲有清白身高尙智完全德之不可多得也。雖然。

中華無此等人物。則永無救國之望。故不欲救我民國則已。如欲之。則請言造就此等人物之要道可乎。其道維何。曰我基督教主耶穌之道是也。耶穌爲全德之救主。愛人捨己。拯救羣生。出罪海。作新人。一人信之。一人得救。十人信之。十人得救。百人千人萬人萬萬人信之。百千萬萬。咸能得救。蓋救世主之大能。在乎造就全智全德愛人利他之人。卽爲人類之福星。一國之救主。而我中華民國所需者。正此等之人。故吾提倡救亡之道德。又爲吾決心傳道之一原因。

有此五大原因。我安得不傳吾主之道。我安得不決心傳吾耶穌基督十字架救人之道哉。蓋唯吾十字架眞道。有救拔青年。破除迷信。救正人心。推倒惡魔。挽救民國之大能。我親愛之中華國民。其諦聽我言。其諦聽我言。

●●王鈍根讀經之樂趣

王君名晦。青浦人。主持申報筆政。此篇在上海青年會演講。

謝武衡先生命予述讀經之心得。予自維愚鈍。實未窺得聖經之奧。惟上帝慈愛。使求

道者逐步得有樂趣。予雖求道尙淺。然已覺有異常之安慰。在昔未信教時。斷無如是之愉快也。予自幼讀孔孟之書。欣然自滿。以爲天下之道。莫大於此矣。後與基督教徒遊。藉聞博愛之訓。乃知耶穌基督之願力。實較孔孟之說。宏大萬倍。蓋孔孟之說。嚴乎義。而耶穌之教。純乎仁。魯論言以直報怨。孟子言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讎。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而耶穌基督。乃爲仇敵祈禱。是其度量何等寬大。予故竊願世界人類。盡爲基督教徒。則爭權奪地殺人滅族之慘劇得免。而世界得有眞和平之一日矣。予又以孔孟之說。但言入世。不言出世。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衆乃以爲人生惟求一世快樂。死後萬事都休。更無餘望。基督教則不然。以及身之福爲小。而以死後靈魂之福爲大。故抱此信仰者。能淡於利祿而全力從事於道德。凡人有所希望。則有勇往直前之精神。故基督教徒人人抱樂觀。不以死爲慮。此又孔孟之說所不及者也。余既由孔孟之說比較。而知基督教之完美。遂發願研究聖經。開卷以來。精神上似得數者之樂趣。(一)知足。人苦不知足。故莫不以所處境遇爲苦。而勞心疲

神更求多得。以遂其聲色貨利之人欲。基督徒則不然。知凡事皆由天定。我不凍餒而死。實爲上帝莫大之恩。我現在所處之地位。不可謂不優。宜盡忠竭智以求稱職。不可忘想欣羨於非分之富貴。故覺此心坦然。魂夢恬安也。(二)誠實。今日社會多尙欺詐。用盡心機。徒以自苦。予知誠實爲人生幸福之源。故願勉爲誠實。近來方在練習。不說謊。初覺甚難。轉念不爲喪德之事。無不可對人言者。因此不說謊。便覺處世接物。省却許多困難矣。以上所述兩端。不過就管見所及。無當基督大道之萬一。基督大道首在愛字。或謂吾輩人微力薄。不能爲博施濟衆之事。然萬仞之山起於土壤。汪洋之海發於細流。吾人但能以愛存心。自可由小及大。譬如本會同人宜先求其相愛。第相愛云者。非外貌親熱之謂。亦非酒食嬉遊之謂。宜從實際上着手。人有不足我當助之。人有困難我爲舒之。互相提携。互相匡救。斯其成效必有可觀。予雖不敏。竊願與在座諸君共勉之。

●●金保羅信道自述

金君信道後。助鹿教士繙譯聖經。更辦青年會事。今在美國留學。

僕世居雲南昭通府恩安縣補鳴村。距城二十三里。父慶泰。壬午以前取列優貢。母費氏。世係書香。五歲時從母舅正熙先生學誦習詩書。苦於背誦。稍長應試。亦未取列。僕憤激入股牢籠。帖括人材。改看時務要書。輸通識見。朝勤夕惕。求師訪友。早冀得遇明哲先覺。指點鴻濛。脫穎囊中。加我智識。造成完人。以對國家。身遭家境薄弱。難以助應。無奈教學爲業。積錢購買書籍。焚膏繼晷。克己操修。鄰人號我書癡。鄉黨喜我勤學。自負宗族仰望。不遑暇處。乙巳二月。遇商界涂瑞州。聘往五百里外之鴻灘。教授學生二十七人。訂議束脩六十金。逐年除開銷以外。性又好置書籍。祇敷終年用項。志以爲孜孜謀道。如飢如渴。遑問貧苦困難。在鴻灘有福音堂。堂內教師鄢腓力君。宣講靈魂不死之題目。僕偶然聽聞。心驚神異。放膽闖入會堂。與鄢面晤。意欲探知真贗。解我疑惑。泛論三小時間。僕亦深疑不信。有靈魂之說。謂陰陽化生。配合人體。生具神經。死附渺溟。引朱註虛靈不昧。張子返本還原之說。以強辯之。鄢君審僕來意。頗有求道之心。一

時熱心奮起。舉案取出新約一部。聖教功效論略一冊。借僕觀覽。囑以細心考察。再爲回覆。僕口雖唯唯。心實嗚嗚。追溯舊日之希望。大約不過貪看教中書籍。接交教堂朋友。以求開我茅塞。殊不知貧子奇緣。遇鄢開書篋。任僕遍覽。僕之志願。大得暢快。於是閉戶潛修。終日誦讀。手不釋卷。屢次危坐觀書。不思飲食。教中聖經歷史註傳名論。經僕過目者。不下數十種。操習一年。豁然大悟。翻然悔改。祈禱認罪。獻身於主。當初兩次。胆戰心驚。不敢高聲唱詩。含羞拂面。恐懼傍人譏誚。東人涂瑞州。窺僕常往教堂。憤怒暴發。大起風潮。謂我誤食洋藥。迷亂神經。睛珠業已變黃。逐日癡讀洋書。勃色大怒。激力逼迫。惟有一二學生。稍知教導。信僕無疑。反而歡喜赴學。親受善師。特是彼之父母。憂從中來。鬱懷不休。議論先生已投洋教。誠恐引壞我子。先生已讀洋書。叛逆中國孔教。涂卽詭寫書信。捏造凶言。告僕父母。家中聞僕信道。滿門哭泣憂傷。星速修書。趕僕回鄉。僕遵命還歸。伯叔嬸母。見我顏色。懼我匿藏洋藥。恐被傳染。不敢與我同坐。如此對待。竟有月餘。昭通府經徒會柏格里教師。到我敝邑。勸僕父母。許我入堂半教。半讀。修

治學業。自此機會。乃得從英士德道揚。何永年。林樹德三先生之後。聞其緒論。德君譯書一年。柏君讀書一年。助何君辦學堂。先後兩年。乃領洗入教。丁未年學堂情形有變。師生不能浹洽。十一月之間。學堂業已散課。光陰虛度。歲月加增。俯仰青年英傑。大都合羣奮起。踴躍爭先。昭昭在人耳目。惟僕也。虛度二十三載。不能從游人後。殊可浩歎。昔宣尼之轍環列國。一車兩馬。摩西之潛伏沙漠。孤軍獨侶。哥倫布之隻身航海。冒險探幽。聖路德之慨然改教。百折不撓。漢諸葛之扶病出師。慷慨激烈。亘古之聖傑賢豪。冒萬死以博一生。障百川而東倒之者。其凜凜生氣。浩浩魄力。未嘗不從困苦艱難。勤學礪志中得來者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曾文正公有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獲。第問耕耘。今時何時也。今世何世也。處乎今之時。生乎今之世。假令僕之不耕不耘。倚門坐斃。能不站辱我國民之一阿屯乎。客歲八月考試官學。國文選科二名。強我跪拜偶像。催以上課。僕信主真誠。堅意不拜。校中嫌怨。開出我名。僕遭此危難。安得不醒。豈肯做一醉生夢死之地獄種子。以自悲悲人乎。僕之信道原

因在於求學。僕之信後益有志於求學。此所以冒危險而獨至海上也。

●●彭少雲自述信道之緣由

此首彭君原著係英文。曾刊入英文青年報。

鄙人原籍廣東之南海縣。氏族盛大。凡千五百餘戶。聚居廣州之西郭。書禮傳家。守例甚謹。爲父兄者訓幼嚴正。不得斯須踰成規。舉族無一人奉基督教。苟有之。則必爲族人所不容。家君居上海營商幾五十年。余家俱在申。鄙人以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生。有弟妹各一人。家君之志。期余能擷科第。爲宗族光。故自幼卽命攻詩書。延師課讀。督責甚嚴。朝夕無暇晷。如是者十年。國文頗有門徑。余乃有志入中西書院肄習西文。院爲教會所設。鄙人初無習教之意。乃恨之極。不願人提及教旨。院中例有禮拜。余雖在坐。而心恒他馳。不願一聽師長之說教。故雖居院三年。而於基督教旨一無所知。夫如鄙人對於基督教之態度如此頑固。而謂能卒成基督徒。孰其信之。乃上帝之恩。昊天罔極。終示余以進道之階。蓋閱數年之後。偶訪友人。見其案頭有萬國公報一冊。

爲林樂知博士所編緝。因取而閱之。愛其文字清秀。不忍釋手。讀數葉之後。見其說理縝密。爲向日所未達。遂詢友以發行之處。定閱一分。讀之不輟。以前輕藐西士之心。至此而頓改。尋思平日所持之見。或有誤謬。因更取廣學會譯刊諸書。一一讀之。益知素論之果謬。而於天道樂意研究。漸有所得。終於一千九百零一年之二月間。在倫敦會得西教師畢君爲余施洗而爲信徒焉。

方余之慕道也。家人父兄多方阻迫。期余之中止。迨余旣受洗後。彼見余之言行加修。勝於未信之時。故迫害之事。漸見減少。然以一身而處未信者之中。其艱難殆不易設想而得之。一日赴友家之喪。弔者例當向柩叩拜。余不之行。堂上諸人無不向余怒目而視。口出惡聲。有得余而甘心之勢。余此際中心怯餒。幾欲從衆而靡矣。賴上帝之助。終得堅立不傾。殊出意外也。嗣後凡涉可疑之地。余輒自戒不往。以省一切葛藤焉。家君見余已爲基督徒。事無可望。惟冀余之幼子。仍能繼續家風。跪拜偶像。故以法餽之。余子年方六齡。家人以糖果餌之。使之叩拜土木。余知而戒子勿復如此。子亦能體

余之心。不再受祖父母之誘。反向之述說基督教之要旨云。

●●王儒堂皈依基督之原由

余家崇奉基督教有年矣。故余自幼即受宗教教育。然非余所樂也。余入北洋學堂肄業時。猶竊鄙夷宗教。雅不欲人之知余爲基督徒。以爲信教者特愚人耳。維時北洋學堂初設青年會。來君會理倡於前。戈君愛理繼於後。余偶與往還。亦殊疏淡。甚至遠而避之。懼爲所擾。蓋余對於會事。絲毫不關痛癢。又遑問社會國家之大事。濯身救靈等問題乎。其後見戈君爲道盡瘁。孜孜不倦。漸爲感動。因思救人救世。爲吾儕應負之責任。况身爲宣教師之子。數典忘祖。不幾自外生成乎。自是中心之態度。爲之一變。

曩昔種種障礙。既經掃除。遂得放眼四觀。知基督教會之偉績。有未可輕視者。蓋社會之健全。視其分子之健全。而能使社會分子健全者。惟基督教耳。證諸教會中所創發。愚振蒙救貧恤苦等一切事舉。益以知其不謬。否則彼西國教士。背鄉土。棄親族。來華傳道。不辭勞苦。又奚爲哉。近年以來。社會間互相提攜。畛域漸化。非復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漠不關心。此雖社會之趨勢。實由基督教之主動。夫基督教特標之主義。卽視天下萬民爲兄弟。故其胞與之量最廣。而實踐之力亦最大。社會旣因是而提高。國家之進步亦隨之矣。基督教旣富具此種精神。故凡奉行之者。必皆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之英才傑士。而非貌爲向道者所得假託焉。然則余之崇信基督教。初非無因。試約舉之。蓋有數端。

一、基督教者。進取之宗教也。非涇涇然徒事保守者比。進取者何。其道不外一愛字而已。曩者或問耶穌以誠命中者爲大。答之曰。第一上帝惟一。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以愛之。第二當愛人如己。一蓋愛爲基督之本真。故以愛字爲人生行事最真之標準。世之人感受此愛不能自己。乃彰顯於外而有積極之事故。使一己之愛與基督之愛聯爲一體。而倫類之受賜多矣。夫愛之爲用最大。天下不可化之人。惟愛能化之。至難成之舉。惟愛能成之。吾人有志進取者。能舍此他求哉。

二、基督教者。樂觀之宗教也。人之所不能爲不樂爲之事。基督教無不爲之。惟其能爲。

故樂爲。惟其樂爲。故能爲。試攷耶穌生平行事。雖當乎前者有極大之艱險。期於後者無必償之氣象。而此志不挫。此心不灰。既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苦。遂能成人所不能成之功。此無他不以爲苦而以爲樂也。夫助人爲善。此一目的。孔耶二教相同。然目的雖同。途徑則異。孔子欲傳其道。嘗周遊齊陳宋衛等國。徧謁君相。稱說仁義。皇皇然日以用我相期者。蓋取上行下效。順而易爲之主義也。耶穌不然。其言曰。吾來非救義人。乃召罪人悔改。故世之所棄而視爲無可造就者。基督教能加以陶鑄而成爲有用之材。則此由下及上。其勢較難。耶穌獨毅然爲之而卒收效果者也。

三、基督教者提倡平等之宗教也。性善之說。耶穌持之最力。謂人無貴賤。無不能共臻於善。卽無不能共立大業。故其選召之十二使徒。皆微賤之子。而非據高爵擁厚祿者。推斯義也。以人顯位。不以位限人。事事以個人爲前提。在在以同胞相待。使階級制度之樊籬。破於一旦。平等自由之幸福。公諸兆民。其有造於社會者。豈淺鮮哉。

願或者曰。此三大主義。世之哲人達士亦能昌而明之。何必耶穌。應之曰。唯唯否否。世

有知之而能行之。行之而能成之。如耶穌者乎。卽有所成。其能悠久廣博。化被全球。如今日之基督教乎。此無他。耶穌非常人比。乃爲上帝之子。所以代表上帝。拯救人類者也。論者疑吾言乎。則請一觀大使彼得之事蹟。方耶穌之被縛也。或有詰彼得者。彼得瞠目而視。囁嚅而對曰。此耶穌者。非余素識也。其後耶穌殉身十架。固宜爲衆人所引避而翫置之矣。彼得乃傳布其道。爲之作證。雖冒萬死亦所不辭。與昔日之淡然漠視。如出兩人。噫嘻。何其前懦而後剛乎。何忠於效力已死之耶穌。而怯於擁生時之耶穌乎。豈不以耶穌爲上帝之子。當其生時。朝夕與居。習焉不察。及其既死。蓋棺論定。確乎無疑。故不得不捨棄一切。以事之乎。彼拿破崙者。一不可屈服之將才也。顧當絕島幽囚之日。嘗拊髀自嘆曰。世之英雄何在。甯復有一人甘心爲余效死乎。惟彼拿破崙人（指耶穌）則爭死之者數以萬計。嗚呼。拿破崙人。余誠不足與爾抗衡也。味其言。殆亦知耶穌生有自來。乃超然於人類之上者也。

且耶穌爲上帝之子。不獨歷史上之事實足資攷據。卽按之一己之經驗。亦足以知其

不誣。蓋吾人方寸之內。恒若劇戰之場。善心與惡心相爲爭勝。能得耶穌靈力之助。則善心勝。否則惡心必佔優勢。此保羅所證言。抑亦余之所亟欲證明也。總之。余所以崇奉基督教者。實因教主基督耶穌乃神也。而非人也。惟其爲神。故能助人之善。成人之德。促進一國之文化。實致世界於大同。其旨趣之宏深。功烈之偉大。令人俯首皈依而不能自己者。諸君倘有意乎。則如余之幡然變計。實力奉行可也。

◎◎王九齡耶教之續命永生談

王君留學日本。信道後。以此篇自證。其中間有王君獨自見到之語。閱者當按一己之見地相質證。勿以爲卽本書之主張也。

凡研究宗教的人。怕的是有一個入主出奴的毛病。譬如講儒學。便說佛學耶學不好。等到講佛學。又說耶學儒學不好。又講耶學。又攻佛儒。其實佛學無量。儒學更多。耶學雖少。（按王君言耶學少。以其漢文書籍言之耳。不知西文典籍之富。乃凌孔釋而上之也。）他的精義愈味愈出。現今的人那個能够把儒耶佛三家的書都讀完了。書中

的精華都得着了。果然有這樣的人。那是我們中國宗教前途很好的境像。但是談何容易。所以我們無論崇信那家學說。總不要輕說別家的不好。以免互相攻擊。並且能够兼收并蓄。博采旁搜。把各家的好處。都拈來束成一捆。那就更是無上的好處了。兄弟從小讀儒書。佛學也研究過幾日。後來因爲腦病。所以去研究了耶學。作了耶穌的門徒。方纔袁君所說病中的宗教觀念。兄弟聽了很有些歡喜。因爲都是自己經過景况。現在已經死中得活。不料後來的人。也同兄弟是一樣。這真是可喜可賀的事。所以願把自己經過的境况。一一說與諸君聽聽。

兄弟在十多年前。就跟着老夫子們。講起宋學。每晚炷香對坐。起初的時候。心裏很覺有些亂竄。坐來坐去。也就覺得安靜了。但是靜時到好。一到動時。心便放了。老夫子們教兄弟說。動靜本是一樣。要動時也似靜時才好。以後沒有好久。兄弟因爲他裡頭的功夫太複雜。所以就把他擱下了。

這十多年。兄弟間或也把舊時所看的書。翻閱翻閱。但是只記得些空頭話。講到功夫。

也就全不上心了。上年在這個地方忽然發起舊病。原來兄弟最小時就有腦病。合胃病。在平時各有各的時候發作。還不十分利害。到了上年。却無原無故的一齊發作起來。比較前頭更爲加重。後來經過許多病院。却是越治越發。病來病去。把兄弟就病成了一個皮包骨頭的柴人。一班朋友們看看。也說是此人大概好不得了。就是兄弟自己想想。也說是無指望了。那個時候。痛苦已極了。想想受這個臭皮囊的煩惱。不如死的快活。但自殺却想起是值得。要尋個值得的地方。這身子偏又翻動不得。想來想去。都沒有法子。後來想到解脫苦難。除非求佛。當下就去訪了一部大悲三藏法數經來。照着經上說的法子。坐起禪功。那些時別的倒沒有甚歷心得。却是做成了一個大和尚的樣子。自己想想也到覺得有趣。但是坐禪的功夫。起初還可以數息觀心。作個習靜的下手。若講到真正的禪法。總是菩提無樹。明鏡非臺。非做到色色聲聲。一切消滅的時候不算。兄弟因爲腦病的原故。所以使很心去做。覺得名利色身。到還容易擺脫。但是一天十二時。若有一刻不空寂。這腦病就大發起來。諸君想想這樣坐法。除非

到深山野箐。人跡不來的地方纔好。這如何作得到呢。但是兄弟這個腦病。他却連人影都見不得。這真怪極了。兄弟後來想想。這個空字畢竟不對路。只好把他攔下罷了。但是這個心若不收拾他。病就越發重。因爲腦裏複雜。火炎卽刻上沖起來。沒法了。又去尋了明儒的理學來研究。講到明時的理學。自然算王陽明最好。所以兄弟用心的。就是陽明學。過了些時候。裏面的道理。到是會悟出來許多。比較學佛學時的心理。自然有些實在。但是講起陽明學。我們只就他身上說。也都變過幾次。才走到路上。比如龍場以前。他只照着朱子那些話上去做功夫。循序格物。但是物理與心理。各是各的。後來又去學佛學。老弄出甚麼事能先知。那些話差不多仿這幾月日本的千里眼一班。這也是他精神凝聚。自然發生的一種效果。他却把他當作甚麼怪事。趕緊收縮了這段功夫。另講一種心性的道理。後來以默坐澄心爲功夫。以收歛視聽言動爲作用。說是先有未發的中。後才有發而中節的。和這樣坐了好多年。到了江右以後。才拈出致良知三字。不必靜坐。自然會默。不必澄心。自然會清。未發的中。是這個良知中節的。

和。也是這個良知。又講動靜兩字。說收斂起是感的體。雖靜却算動。發散去是寂的用。雖動却算靜。依別人說。他老先生到了晚年。已經作到開口即得本心。更會假借的地步。但是陽明這樣天姿。這樣刻苦。都是摸了一生。才尋出路。若別的人。好容易就上手呢。況且心性這樣功夫。本是空空的物件。那有甚麼止境。比如陽明他自以爲悟道。安知道他再活一千歲。不更有一千歲的話講麼。兄弟因爲禪太空了。才來尋宋明的理學。其實宋明儒者。講理學的那個。不是從佛學中出來。這句話是陽明的大弟子羅念菴說的。他們總說是佛氏把天地萬物的理。一切置之度外。只是講個明覺。儒家却是求理在天地萬物之間。吾心自然明覺。其實這些話講了多少。都是閑的。試問你無論學佛坐禪。學儒坐靜。你總少不了是修這個心。要他潔淨。但是心這個物件。從有生以來。所有世界上的色色聲聲。積年累月。不知印在裏頭多少。這印在裏頭的說起來。十分之中。壞的要八九。你要照佛家的那樣功夫說。只有從今以後。再不把以前看過的一眼才得。所以佛學的博大宏深處。真是罕有其匹。但是真正講佛學的人。多半一

入深山。就不肯出來。因爲一者。他的心自己沒有信得住。到無從拂拭的地步。二者。他用許多精力。只稍稍收拾得有點樣子。恐怕一入紅塵。即便墮落。所以佛徒的結果。只完得個自了。這就是當初功夫上的差點了。在儒家要矯正他。說個求天地萬物的理。其實儒家的功夫。真是這樣講。就這樣做麼。拿王陽明說起。他的心性功夫。真是說得極透澈。但是你看他作起事來。合他的功夫上一比較。畢竟是兩個人。我們看他待人處。已用兵機巧變詐的地方。不知多少。他到了晚年。自己纔說我如今只做得個行不掩言的地步。可見他知行合一的話。也是嘴說的。再講到程朱一輩。言行相違的地方。也就更說不完了。還有一個用死功的司馬光。他爲自己的心。沒有着落處。所以想了一個中字。拿他來束住自己的心。未知有效驗否。後來偏偏的又被大程把他駁了。說是心裏何嘗有個中。這才真沒有法子。講起司馬光的用功處。真也算很。他晚間睡的枕。是一個圓而又硬的東西。一翻身就滾起來。滾醒了就坐起。這樣刻苦。宜私欲淨盡了。其實都是假的。請看他接着王安石作宰相。把幾多好法子一齊推翻。這樣逞私忿。

悞大局的心。就是平常人都不肯起。何況他是素來很講究的人呢。但是那個時候。橫豎是他們一羣道學先生得時。任憑播弄。所以弄得宋朝無信史。到了這個時候。是非黑白還不清楚。真是可嘆。把這些地方看來。理學這個東西。真有許多不妥處。爲甚麼呢。原來心這樣物件。是最靈敏的。你若是在他上用功。自然知人知己。分外透澈。但是知人與知己。雖屬是一樣。若責人與責己。却是兩樣。責人嚴的。他一定忘記了責自己。因爲知是屬心性的功夫。行是屬精神的功夫。宋明儒者。大概不理會到這個分別處。所以經在心性上用功。到得行時。即便差錯。他既錯了。却又怕人說他。所以加上許多的覆藏掩飾。弄來弄去。弄得無一不是假的。人家看他假。便跟着罵他。他自己假了。却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克治這個假字。其實他就不曉得精神與心性是分開的。與夫知與行分開是一樣。講心性不講精神。那有甚麼知行合一的道理。不怪行出事來就不對了。

有人向兄弟說。照你這樣講。中國歷史上那些忠臣孝子英雄烈士。那一個是不讀儒

書的。何以他門又不假呢。兄弟應答說。這些不假的偉人。都是照着理學先生所教人的話。切切實實做去的。至於道學先生的功夫。他們大概都不曉得。就是曉得的。他也不去做。因為這些人是精神上的讀書人。不是心性上的讀書人。精神是甚麼呢。在儒書上說。就是一個至誠的誠字。在耶學上說。就是一個信仰的信字。但是誠字無所依着。屬在心性一邊。信字却是有所依着。屬在精神一邊的。比如忠臣孝子烈士英雄。都各有個忠孝與烈與英雄爲信信到底。所以就能做到底。中間就有甚麼患難死亡。都不要緊的。不比道學先生們。到了要緊地方。他却去講甚麼明哲保身。達人知機的話。一個人私自溜了。由於他不信就不誠。不誠精神就不足。精神不足就通不過緊要關頭。這就是吃虧在單講心性的原故了。兄弟既把這道學研究些時日。自然好處也學得一些。壞處也學得一些。好處呢學得一個心裏清明。對人對己絲毫都能觀察。壞處呢。知人的不是。偏壓不住責備人的心。知己的不是。却生出無數的枝葉來回護自己。因是輾轉牽引。却把一點天真。都漸漸喪失去了。還有一樣兇甚的。就是心念動一次。

腦熱發一次。到起念息了。這腦熱却不息。這腦熱還不息。那起念又復生。這些苦楚的境況。不知過了多少日子。總覺沒法遣除。後來忽然想到耶學上好了好了。這回真正好了。兄弟把這耶學認真研究。不上兩月的光景。這個腦病。不知不覺的跑到甚麼地方去。也不曉得了。這是甚麼原故呢。兄弟先把自己的功夫。講與諸君聽聽。

兄弟自研究耶學起。知道耶學的精髓。就是一個信字。信是信甚麼呢。就是簡簡單單獨一無二的一個上帝。講到上帝的話。原是中國有人類以來所最刻刻不忘的一位尊主。後爲精神所複雜。所以漸漸的就不大親切了。惟有耶穌認實了上帝爲衆人的父。又自認爲上帝的獨生子。所以對於上帝有絕大的感情。於是就生出絕大的能力。成全了世界古今一個完完全全至尊極高絕大的人格。我們現在翻東西各國歷史。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陪伴。這就是耶穌信仰上帝的得力處了。

兄弟把這個地方看清楚了。所以下手。就把詩經上說。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的那話拿來做功夫。每天早晚。擇最靜時候來對越上帝。有時或視上帝在天上。有時或上帝在

心裏。這樣做去。比較坐禪坐靜時候。心裏容易清淨處。真是不可以道里計。平時這樣坐起。每天必覺心清氣爽的。若遇着腦痛的時候。就趕緊跪下祈禱。腦痛的越兇。自己的祈禱就越悲切。祈禱的越悲切。就覺得上帝的視聽越親近。親近到像子之求父。父之愛子那個光景。覺得自天而下。有一物直射入腦裏的光景。一次二次。接連接連的。兄弟的腦病就是這樣的就好了。講到這個地方。要說幾句明白話。兄弟這個腦病得愈。純全是一種催眠治療的方法。沒有甚麼奇處。但是施給兄弟這個催眠術的。不是人乃是上帝。因為人的手術。把兄弟這樣大病是醫不好的。所以兄弟的病。是請了上帝治好的。上帝如何能請得來。這個法子最單極簡。只有一個字。那一個字呢。就是信字。諸君如有與兄弟同病的。何妨照兄弟上頭所講的法子。體驗體驗何如。兄弟現在腦病好了。所以就自己一心一意的作了耶穌一個信徒。因為認識上帝是耶穌引領的。上帝是父。耶穌便是師。自己想想半世的迷茫。如今却在有意無意間遇着了無上的父。又遇着了無上的師。這真是寶貴的了不得了。再又想想。既有父。可靠。

則此後的前途。無論是甚麼。哀榮。貧富。險夷。順逆。生死。都有父作主。可以放胆走去。惟所欲爲。無需乎我意。絲毫攙雜其間了。又有師可學。於是前途的哀榮。貧富。險夷。順逆。生死。如何處法。皆一惟步我師的後塵。果像老孔先生那些弟子。孔步亦步。孔趨亦趨的那樣。那就真真算信了。

兄弟既喜得師得父了。所以願意介紹大家人也。都來求師求父。但是父是無始無終至尊極高的一位神。大家人總以爲不容易親近的。更兼我們中國在古時候的人。到是很曉得認識主宰的。後來的人漸漸自己疎淡了。現在說起上帝的話。大家更有些面生。生的地方。所以要尋求我原始的那條路。不是先經過師門的傳授。師法的指承。大家人總是摸不著頭腦的。所以要尋父。先找師。要認識上帝。先親近耶穌。要親近耶穌。先研究耶學。研究耶學有甚麼的價值。有甚麼的方法呢。兄弟一句最公平的話。這句話是向來宣教師們再沒有說過的一句話。但是既經講到學字。就不能依舊把教會中專制迷信的性質帶上才合理。兄弟因爲講的是耶學。這就不能不講。

這句話了。甚麼話呢。諸君請聽。講到耶學。說起博大精深處。他原不及佛學百分之一。說起完全周密處。他原不及儒學千分之一。拿他的學來同佛學比。就只得像馬鳴的一册大乘起信爲止。若拿來同儒學比。那僅得諸子中一子就是了。按王君此言係專就文詞上說。聖教

入華之日尙淺。弘教者未盛。故有此現象。若歐洲各國開教之典籍。則因已汗牛充棟。足供吾國士子之鑽研。而有餘。況且新舊約二册。由拉丁

文譯成歐文。就有些差誤。再譯了一道中國文。那就更不對了。（王君此語亦有失檢處。中文聖經乃由原文直譯。原文亦非拉丁文也。）所以講到耶穌學。本來有許多處不能鑿足人心。況且中國人這種腦子。遺傳下來各種學說。早已就是飽飽滿滿。盛水不漏的了。那裏還容得住這樣心理不同習慣不同的學說。再撓融進去。甚怪中國人研究耶學的很少。就是這個原故。這樣說起來。耶學豈不是不必講了麼。不然不然。諸君請聽好處。

耶穌本來講教不講學。好比儒家只能講學不能講教是一樣。至於佛。好像是教一樣。其實千百年後。人類進化。遠過現在。那就或者可拿佛學作宗教。若是現在講起佛的

話。那只可拿上乘人去領會。就不能拿來對小衆生說法。因爲宗教的範圍。是要合天下人無論智學賢否。都要入得進去。若是道理高深些。那就使一班人向隅了。所以佛在現在。只能叫作學。不能叫作教。明白這個地方。那就可以不用長短耶學了。我們且進一步。講宗教的宗旨是甚麼呢。是要教一班人都成全了一個好人格。但是人格又有個標準。這個標準。就好比下田的種子一樣。比如是豆的。以後就結出豆。是麥的。以後就結出麥。若是蟲蝕腐敗。他便毀壞在地裏。此是一定的道理。這個標準是甚麼。就是教主的本身人格。比如教主的人格。要絲毫有些偏向。這宗教的結果。也就不問而知。比如我佛誓願雖宏深。結果却是一個圓寂坐化。到得今日。十奇佛徒。無論有道行無道行的。都只作個清靜自了。這也就可以略見一班了。可見教主的人格。是最要緊的。我們看耶穌的人格。在佛門中。真是尋偏三十三天。也找不出這樣的恰好。耶穌真可叫做奇奇特特的世界古今的一個教主了。有這樣的人格。就有這樣的宗教。我們要學耶穌的人格。就不得不講他的宗教了。

耶教既這樣好。所以在西洋的時候。教就發達的了不得。耶穌既這樣好。所以在西洋學他的人。就多的了不得。那也不必待兄弟來說。只有在東洋。這個教傳來的日子。也不很久。教會既不十分發達。教徒也就不很多。但是他的結果處。也就可以略略講講了。就以中國論。庚子那年拳匪鬧事。殺害許多教徒。都是叫他們臨死時候。改口崇拜觀音老母的。因為他們個個嘴裏只是叫上帝。所以都拿來殺了。兄弟聽見一個朋友說。那年殺害的教徒內中最慘的。是有一個人的一家子。這人名字叫作趙錫茂。是山西忻州人。年紀在三十多歲。拳匪拿著他的時候。問他說。你信觀音麼。他說我只曉得上帝。拳匪喝他說。你怕死麼。他說我只怕上帝。不怕甚麼死。拳匪當下便把他腰上用鋤刀一割。揮成兩斷。後又提出他母親來問。也是這樣話。又殺了。又提出兩姊妹。也是這樣問。這樣殺。後又問到他婦人。他婦人身上。還抱着一孩子。也是這樣殺去。不知道他這一家人。怎麼這樣的激烈。這樣的剛硬。這樣的視死如歸。怪道說兄弟在內地的時候。常聽見有人說。信洋教的人都吃了迷心藥。他們死都不怕。就只曉得個上帝耶

穌了。哈哈。如今才曉得這服迷藥的好處。果然我們中國的士大夫們。早早的服了這服迷藥。那麼我們中國現在就不至弄到天天都在吃別人的虧了。就以上這些人講。有的說他們是好。有的說他們是壞。究竟是好是壞。兄弟也不十分清白。但想這些人不問生死。不問患難。不問難易。各人掩着頭腦。上前去撞人家不敢做的事。他們偏去做。單講這一點小地方。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最缺乏最要緊的去處了。但是這些人的奇處。是從甚麼地方來呢。大家自然是公認從耶穌身上得來了。因為這些人到了生死要緊的地方。他們都說上帝的話。這就可證明了。

這樣看起來。這些人全是得力耶穌。但是效法耶穌的好處。在甚麼地方呢。兄弟把耶穌同人生關係的地方。拈出來簡簡單單的說幾句。給諸君聽聽就完了。

第一是清靜道心。社會的事體。既一天勝似一天的複雜。人的腦筋也自然就跟着他。若然沒有一個養心的法子。自家來陶淑陶淑。不要說像武侯說的那非寧靜不能致遠的話。就是一點小事。中無所主。也都是辦得脚慌手亂的。就是清閑不做事的人。若

然不講養心的法子。那就像老子書上說的煩惱妄想。憂苦生心的那樣光景。我們見了許多人。正在風日晴和。江月親近的時候。大家好好的。他偏長吁短嘆。舌燥目眩的。自己苦楚的了不得。可見這個養心的法子。無論是甚麼上下分等勞逸異途的。個個人都少不得。但是這個養心的法子。學佛既難。學儒更費氣。要能範圍一班智愚。都有個體息的地方。除非是學耶。耶教養心的法子。是甚麼呢。就是祈禱。私慾縱橫。耳熱面赤的人。趕緊來祈禱。危險忽臨。風波忽至的人。趕緊來祈禱。疾病纏綿。鬼祟挪揄的人。趕緊來祈禱。精疲力倦。神志喪失的人。趕緊來祈禱。生死榮辱。利害得失。一切人事。種種關頭。趕緊來祈禱。以上所舉。只要有人遇此境界。照此祈禱。自然各得個處置之法。使身心安慰。泰然自得。祈禱的法子。耶穌已經作下榜樣。第一要擇四無人聲。萬籟俱寂的地方。第二是要調勻呼吸。安定思慮。然後以懇篤的心思。哀切的聲音。上呼天眷。這就是禱求的法則。又看耶穌每日祈禱後。面目異常光彩。心思越發聰敏。這就是祈禱的效驗。這樣功夫。隨時隨地。都可作得到。隨人隨事。都可做得到。豈不是又簡便又

寶貴麼。

第二是增長精神。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是一個精神。所以不論做好做歹。總做不出個甚麼道理來。這就是精神缺乏的原故。比如正好吃飯。有人來說飯吃不得。你就丟下碗。這飯就吃不成了。正好穿衣。有人來說衣穿不得。你就脫下衣。這衣就穿不成了。做事的人也是這樣。事無論大小。要成了一件。中間必要多少的曲折。你若是不有一氣到底的精神。就是小事也要半途而廢的。還說甚麼大事呢。中國人精神缺乏原故。兄弟想了一想。有兩個受病的去處。第一是政體。第二是理學。政體呢是一個專制的。沒有一定的法律。任憑暴君污吏。惟所欲爲。叫這些百姓們搖搖蕩蕩的。每日生活是手捏一把汗的。進前不成。退後不是。畏尾畏首。上下數千年。弄到如今。直弄得人人都有聾頭鼠耳。似盜非盜的一點遺傳性質。這就是精神被政體磨壞了的一証。理學呢是專攻心性。到了宋時。幾乎無一個不講治心的學。究竟這個心怎樣治法呢。一樣也不著想呢。又說蹈了空。有一樣思想呢。又說是執着。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只是造成

許多人作個戰戰兢兢戒慎恐懼的一種人格。把許多天真內的活潑勇猛都擊喪得零零落落的。到得做起事來。不知不覺的氣便餒了。這又是精神被學說磨折的一個原故。如今這些事已經錯過來的。也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學耶可以救藥。學耶怎麼可以救呢。因為耶穌的精神。全在上帝。有上帝就有精神。上帝越發信得真。精神就越發長得大。講別樣的精神。還是不離肉體的關係。若講上帝的精神。直是脫了軀殼的。礙。我們看耶穌一生精神。全是寄託在上帝身上。比如治病趕鬼那些事。大凡懂得一點精神治療法子的人。他都不以為怪。惟有把死人叫活起來。這點事真見得耶穌精神的大處。耶穌當叫那人的時候。以絕大的迫切心。悲苦心。狂熱心。先叫上帝扶助。叫完了就叫死人。諸君。我們常看過置死屍在屋。或被貓犬的電氣感觸。他便直挺起來。況說有耶穌這樣絕大的愛力。熱力。吸力。是直接上帝來的。自應振臂一呼。使那死人復起。佛書本講觀音甘露能潤骷髏。這種哲理本不足詫異。但覺得耶穌平生由上帝得絕大精神。叫人信而有徵的。再看耶穌被釘的前一夕。三次接近上帝。後就有絕大

精神發現。把一些死的畏懼死的打算都壓在九幽地獄裏面。安安逸逸的待死。到了被釘的時候。代衆人祈禱一次。忽然把眼前千萬仇敵。都化成可哀可憫的世界。這點怨心悔心不知掃在甚麼地方去。後又大呼一聲。苦痛悉除。萬劫圓滿。氣就絕了。我們看到這三個關頭。不避難。不尤人。不見苦。若是精神稍稍欠缺。那能够一一通過。這可見耶穌精神的大。但是此精神是從理會上帝得來。非尋常煅煉可得。所以要做大事業。成大人物。必要有大精神。要有大精神。必要學耶穌。要學耶穌必要理會上帝。上帝如何理會法呢。耶穌得力只在一個字。設教只是一個字。就是上頭說的一個信字。耶穌教門徒說。你若有信心。就令眼前的山飛移入海。也是得的。這精神在耶教就是個信字。再說也就沒有趣味了。如有信的人請自己領略領略。看兄弟的話是不是。

證道集 卷上



證道集 卷下

◎◎日本法學士鵜澤聰明自述信仰之途徑

余年十四時。或有以馬太福音一冊贈余堂兄者。余得讀之。愛其甚有趣味。時余方研究孔孟仁義之道。故益喜閱著福音書者之言論。年十六時。有日蓮宗之僧人問余以浩然之氣當作何解。余曰。此不可以言語形容。孟子固已言之。然依某之意見。則凡人受聖賢之訓。內心所得之恬安與自尊當之庶幾近歟。余因轉叩彼僧之意見。彼則言曰。我不能言。汝苟欲明之而成眞丈夫。則無庸殫心於此等書卷。祇探討法華經可也。余聞其語。尊重儒經之意爲之一搖。然卒未從其言。乃探索基督教之聖經耳。

是後余上東京肄業。益有志於考究宗教之理。當日方欲肄習英文。以期得考入第一高等學校。故聞西教員史密德君授人以英文聖書。余亦樂從之游。當日並未知聖經爲何物。惟知有五六少年同詣史君廬所。同習英文。是有益之舉耳。旣而先誦創世記。見其所述者。不僅怪誕。而且支離。較之昔日所誦馬太福音首數章爲尤甚。心中因謂。

若是之宗教。必有損於日本。故遂決意爲基督教之勁敵。

然余心中又以爲欲敵基督教之有成效。必先知基督教之內容。故於暑假之日。一心從事於誦讀聖書。乃愈讀而高尙之理論益爲發顯。其所載偉大之人物。亦愈可開拓人之心思。余因自首至尾讀畢。暑假後擬就史密德君再請益。乃旋即大病。迫令反家鄉。居家久之。史君之言論幾盡忘却矣。然史君臨別時曾語余曰。君之心將來必益改變。終且爲基督徒。斯言也。今日果驗。蓋余拾級而進。升堂入室。經歷諸多疑難。誠有基督之靈爲我導引也。

余之信基督教有一大障礙。卽恐基督之道與忠孝大義有反對也。當余在高等學校肄業之日。同學屢以此興辨論。窗友誚余爲西人所給弄。適井上博士之教育與宗教之衝奪一書。在此際出現。余心之疑團爲之一增。然藉上主之恩慈。余在此時奉教。深信基督之教。眞能救我國家。有知友某君者。初見余誦聖經卽行諫阻。後其人投身於佛教之禪宗。勸余同往鎌倉。研究禪宗元妙之道。以爲此道誠合乎忠孝之大義者。余

未之應而益熱心於基督。其後吾國與中國及俄國二次大兵役。基督教督會頗效力於軍人。而教會之勢爲之一振。今者學界崇拜之加藤博士。又有基督教與國體一大著作。刊行於世。大旨謂基督教者世界之宗教也。故與國家團結及忠君愛國之主義爲敵。此意余不以爲然。蓋余細加研究。則知皈依基督教之真理者。爲任一國之國民。俱能更顯其忠誠與知識。如徒以羅罵教會有攬政權之意。而卽斥基督教爲病國者。是猶未夢見基督教真相者之譚也。

余研究宗教之理。有一事深激余心。卽孔子與耶穌所懸擬大人之準則。適相反對。蓋孔子之所謂大人者。正直自滿之君相也。而耶穌之所謂大人者。則仁愛正直清潔謙虛之僕役也。余又有注意者一端。卽基督教增益家庭之幸福。而教會者世界之大家庭也。昔德國教師葛博士爲余揭破此義。言教會爲一大家庭。而上帝爲其元首。以余所見之教會。惜多有味乎此義者。後得植村正久牧師之公會。大契余之理想。自彼時以至今日。余於此公會之訓教及活動。俱深足余之衷懷。環顧未皈依基督之家庭。或多

爭擾而真信徒之家庭純屬和平協助信乎惟基督能造真家庭也。

●●日本法學士鳩山秀夫是何因緣歸依基督

(篇上)

此文爲胡君所譯曾刊登醒目雜誌大同報

諸君乎。僕昔非基督徒也。數年前乃皈依基督。既爲基督徒矣。今而後則惟基督之是依。今是昔非。何緣修到。諫往追來。何因爲是。此間因緣得爲諸君言者。凡五端。

(一) 因有我之存在意識自覺。乃得認造物上帝之存在。

(二) 因與我對待之事物中和美備。乃得認造物全能上帝之存在。

(三) 因我生有的。不得不奉上帝爲皈依。

(四) 因我欲皈依上帝。導之者厥惟基督。

(五) 因吾人信仰之經驗。彌信上帝基督之大能。

(一) 何者爲我。我果何自而來耶。

哥林多書云。前書三章十六節汝知之乎。汝乃上帝之宮。而汝之內卽上帝宮焉者。

十七世紀法蘭西大哲學家笛卡兒 Descartes 嘗題於碑云。我思惟焉。是以有我。然則一轉念間。斯得有我。我之爲我。即此虛靈不昧之思念也。

雖然我果何所似者。夜深人靜。排窗瞻望。覩彼月色皎皎然。照徹上下。得毋動神顏咫尺之感乎。及聞風聲淅瀝。秋高氣爽。得毋有瀟灑出塵之想乎。有此感有此想。而油然而思者我也。登山而望。白雲悠悠。俯海而觀。蒼波淼淼。上下蒼茫之中。具有自然之美感。此而懷想者我也。惻隱有心。是非有心。聞歌而樂。憫窮而歎。不期而然。倏焉而動情者我也。嗚呼。思者我。感者我。喜而笑。哀而歎者亦我。此之爲我。果何所自而然者耶。具有耳目口鼻四肢而生存於地球上之人類。今計其數已有十五億之多。試亘古今度將來。則何啻恆河沙數。乃於此林林總總之中。茫茫六合之內。往古來今之候。忽也此時此境。有一我焉。亦具有耳目口鼻四肢。而稱之爲我。且於我之中。而有我之自覺。第我之自覺。何以獨具於我。且我之自覺。又何以不生存於一千九百餘年之前。得以躬侍於耶穌基督之傍。我何人斯。何自而往。塊然血肉之體。經數十寒暑。而一坏黃土。

焉。果何爲哉。當其生時。血肉之外。運命繫焉。血肉之內。知覺寄焉。及其死也。則此所繫所寄者。將與血肉同歸於盡耶。抑將舉而還諸大造乎。

竊嘗思之。物質則塊然物質已耳。精神不能造也。生命非從出也。化學家研究雞卵之成分元素。而以人工化合之。卵之形無異也。而孵化則不能。此生命不由於物質之證也。蓋物質產於地。而精神則非土地所能產。約翰云。界人以生命者靈也。而肉不與也。十六章六節我之精神自覺。果非由地來而歸於地者。則舍蒼蒼者天外。其莫屬矣。既確定我有精神自覺。則生此精神自覺之天。卽亦不能不信之矣。

知我有精神自覺。知精神自覺與物質異。知地球不過形成於物質而不能生長精神。知此三者。深長思之。則已汲我浩渺精神之源矣。顧此浩渺精神之源之謂何。則宇宙之主神。所謂造物者是矣。任彼翱翔。終無能脫元妙之現在者。以有造物者爲之主宰也。Try as he will, he can not get out of the awful presence of Reality.

(二) 何者爲自然。自然果自然而然者耶。

約伯三十八章

之書有言。誰能繫昴星之結而解參星之帶耶。此語也。發之於三四

二〇年之前。迦勒底之地。而出之於困難百折中之約伯之書。茫茫異鄉之野。依依河畔之柳。天高雲霽。一望無垠。臨幼弗拉底之河。非舟莫渡。瞻米沙拍德美之野。信足徬徨。長夜漫漫。問天不語。以篤信上帝竭盡善道之約伯。而報施如是。寧謂天道有知耶。蓋約伯至此。悲憤難堪。懷疑之心。將激之而起焉。

然而當是時也。忽覩參昴之星。燦焉照乎其上。而衆星拱之。約伯察其羅列之美。不覺失聲自問曰。誰能繫昴星之結而解參星之帶耶。既而不知所答。乃自咎曰。其安諸。當知我卽上帝也。爰以渺渺之身。一任諸帝天矣。

昴星之結。今尙在也。地球及其他遊星環繞太陽。則十六世紀之初。叩白尼庫氏（新說天文學之前驅）既唱之矣。近世天文學家謂太陽亦繞他星。今且知其所繞者卽在昴星。皎皎星夜。余樂仰觀。諸君若亦有是清興者。則傍晚八小時頃。參星在天。可仰而見之也。顧其光芒。雖宛然在目。而其體段之遠。則猶在不可思議之中。寥廓之外。其

尙有太虛幻境耶。吾人縹緲之思想。卽亦付諸悠悠空際已耳。

吾人耳目之所及者。科學能闡其元妙。然天體之運行。地球之旋轉。皆有一定之常經。通晝夜歷寒暑。亘古今而不變。苟欲究此鴻鈞之動靜。則有非科學之所能道者。則紬繹約伯書語。能無感歎係之。竦然起敬耶。

路加云。十二卷二章十節蓋觀百合花乎。長成若是。彼固未嘗自勞其力也。今吾語汝。以彼之衣飾。雖所羅門極盛時之華裝。且不能及也。苟審彼植物。今日猶在野。而明日折將竈裏去者。上帝且衣飾之如是。則所以衣爾曹者。當更何若。爾淺信者。其足知此乎。夫一花一草。吾人所習見者也。而且不加察焉。然則天下事物之具有高尚品格。而爲吾人理想所不及者夥矣。吾人果欲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之上帝。正宜返觀於一花一草之微。彼萋萋者。尙得蒙昊蒼之覆庇。而獻其妍美。豈吾人有不被上帝之澤者乎。其亦可以知所安矣。嘎利略（物理學名家）者。一五六四年生於意大利批撒市之大哲學家。諸君所知也。彼倡爲地動之說。羅馬教會謂其背忤聖經而下諸獄。時審判官鞠

之。嘎利略乃拾一藁而言曰。即此區區一物。而推想其構造之妙。殊令人不得不認彼有造化真宰之存也。諸君乎。此乃科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哲學家嘎利略之言也。其體驗創造真宰之所在。乃在一藁之微。

試求一美術家而造一植物。涉寒暑依然。經風霜不彫。非不美也。然欲求其鮮豔美麗具色香味三者。則舍天然地產外不可得已。

吾人仰觀日月星辰之大。不得不歎上帝安置之工。俯察園林草木之微。不得不頌上帝構造之妙。余常觀自然界之化工。足以證上帝之存在。人皆有目。奈何漠然無覩耶。或謂苟由科學。則日月星辰之運行自然。生物之存在。皆得適用其原則。科學發達而上帝之使命減其勢。此言也。似是而實非。蓋科學與宗教相調和而不相衝突者也。

何則。科學家云地球初態極熱。直與流質相近。並非固體。不適於生物也。又云日月星辰運行不息。且得長保其位置者。以有引力故。然則此二端與眞理所認宇宙創造者之存在。殆無幾微矛盾矣。何以言之。近於流質之初態。當必有爲之元質者。而創此元

質者誰耶。流體而放其執。使得生存萬物者。又誰耶。是固非科學所得明之矣。日月星辰互相牽引而保其位置。此猶既然之迹也。試揆其所以然。問其牽引之力何以能發生。何以能長存。何以能保不失。則又非科學之所能道矣。惟以全能者之存在爲之前提。庶可解決此問題耳。

英之大哲學家奈端（一曰紐頓）先生。當又諸君所熟聞也。一日仰觀天文。喟然歎曰。太陽遊星彗星等。咸作如是森嚴微妙之陳列。非全能之上帝。孰爲此釐然者。

法蘭西大博士安培（以電學名家）嘗語其友而呼曰。偉哉上帝。偉哉上帝。

此外科學家爲基督教信徒者。習見輩出。吾未見其相背也。僕與嘎利略奈端安培諸人同感自然之美。而信上帝之存在者。亦將於此同聲讚歎曰。偉哉上帝。

（三） 人生不能無爲。然果何所爲而爲耶。

詩篇曰。未有義者也。一十四篇 噫。竟無有焉。

馬太曰。十五章二節 吾語汝。苟有人虔其心。來壇獻祭。而念及曾與兄弟鬩者。則先往釋和。

然後來祭。又曰。五章二節吾語汝。苟有見色而起淫心者。已犯意淫矣。若自右目見者。當抉去其右目。而投諸地。甯失一目。得免全身於地獄。

諸如此意。不勝枚舉。一言以蔽之。則求於上帝者。當先返求諸其身心。惡行昭彰者。無論矣。卽外貌盎然而內心負疚者。亦不克晉見於上帝之前。嗚呼。立此高尚嚴密之標準。而克告無罪者幾人哉。吾不嘗以憎惡負友人耶。吾不嘗厚於己而薄於人耶。吾不嘗陷無罪者於有罪耶。撫此二十餘歲之我。當夜深人靜時。回顧生平。實不堪罪惡之重負。忘吾身所由來。溺世俗之好尚。捫心自問。能不悚然生愧乎。去情欲而求真理。改過遷善。此等口頭禪。余亦常言之。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雖幾經毅然爲之。奈志意不能固。屢伸而屢絀。罪惡之污我自若也。情欲之役我依然也。則亦何復覲然於世哉。回首二十五年。罪惡貫盈。將何以仰對上帝乎。人生五十。而余則半世已非。前途不遠矣。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將若何脫離罪孽。以自修而完全人格乎。此吾所朝夕以禱者也。

(四) 我既欲依上帝而不能進。然則導之者憑有誰耶。

約翰曰。九一章普照世界萬民之光。乃是眞光。又曰。六十四章耶穌語曰。我乃道途、眞理、生

命也。舍我未有能至於父者。

羅馬帝與古士督之時。東方有一義人。自稱爲猶太之王。上帝之子。道大莫能容。輾轉而至於死地。翳何人。乃導我於創造人類上帝前之惟一介紹者。卽世界所稱爲基督者是。

基督既沒。弟子四散。繼起而明其道者。不過十二徒耳。則惟一寶其師心得聖靈之感。目

覩復活之眞。荷其道以宣傳於世界。迭經患難。不屈不撓。曾無幾時。而復活之福音。輸入羅馬帝國。播傳文明諸邦矣。德意志政治大家謂羅馬三次征服世界。一以武力。一以法律。而一以宗教。此偉大之勢力。實因耶穌基督之名。由耶穌而知救主。而知上帝。此西洋歷史上之事實也。

至還溯我東洋。雖自昔諸教雜糅。頂龜拜蛇。迎尸範偶。然一宰獨尊之教。傳不數十年。

而基督教徒之在印度支那日本者。以萬計矣。謂非耶穌基督感化力之偉大。其能直見真理之光。而認上帝之無乎不在耶。昔日顛蒙未啟。今則豁然見光。非基督之力不及此。然基督之所以具是大力者。則亦惟其愛而已矣。惟其誠而已矣。

(五) 然則吾人之所以信仰基督者安在耶。

吾人欲知上帝基督之存在。之全能。之博愛。則亦當以愛信之。以誠得之。何則。此所欲知之真理。乃挾有生以俱來。乃秉諸天而非自外鑠我者。以至誠之道篤信之。則得矣。有是而我之生始不虛生。有是而所謂愛與義者始有解也。

余以是益增信仰之心。恒於夜深人靜時。仰天長跪。口呼上帝基督之名。而祈禱之時。覺上帝臨我。讚美之時。且覺上帝親我。風聲鳥語。皆若與余唱和然者。夫豈具文虛禮也哉。嗚呼。諸君。支那帝國之幅員。之人民。其廣其衆。居世界四分之一。而此真教。則猶未普及於人心。茫茫大陸。嗷嗷衆民。諸君於此。可不先自覺。而有以覺之乎。吾人之賦畀。固重且大也。吾願諸君。共爲上帝忠實之子民。吾願諸君。共識創造之真宰。而渡有

意義之生涯。朗佛羅（美國詩人）謂雪泥鴻爪。過此逆旅。將何所聞而歸語上帝者。斯言也。願與諸君共勵之。

●●日本法學士鳩山秀夫是何因緣皈依基督（篇下）

此問題數月前曾爲諸君演說者。分爲五大段。一、二有神論。三、人生目的。四、人目的與基督之關係。五、信仰之經驗。自今思之。關於基督之事。尙有未盡。僅此理由。乃普通宗敎家言。不足以語基督敎徒也。今幸與諸君重相見。謹復按之。第僕演說之前。有不得不預爲諸君告者。凡此之說。將有不完全之運命。未可盡以言傳也。如人愛其父母妻子朋友。而欲析言其父母妻子朋友之性情。容止。以表其所以愛之之理由。庸能盡乎。人樂聞珉笛兒笙氏 Mendelssohn（德之大音樂家）之樂。而怡然自忘。欲推言其所以相感之理由。又能竟乎。信仰問題。大率類是。但能明此中之非無理由。Not unreasonable。而其所以然。固有不能盡道者。今吾所言之理由。亦若是而已矣。

吾欲演說基督之事。先表上帝而出之。明此惟一全能之上帝。有關於基督者。以上帝

爲人格之極則也。Personality 而余所以信此上帝者亦即在彼人格人格維何上帝之人格維何。固非此一場演說所能盡。但質言之。則非單純的外力。External force or authority 而維由我之自覺。蓋吾人固皆具有人格之人也。我有人格。我視之而不能見。聽之而不能聞。但以我所見所聞。即可認我具有人格。且可推知我同胞之人格亦復如是。言焉、笑焉、喜焉、怒焉。各有其態。而共有其情。言笑喜怒之情相同。即此所具之人格同。我所信仰上帝之人格亦類乎此而猶不止此。

第一上帝之作用。定宇宙之目的。謂之結局學。結局學之議論。今異於昔。昔日以萬物現象。發上帝之目的。今則科學家就現象之全體推知萬物。赫胥黎氏定科學之義曰。貫流宇宙合理秩序之發見。所謂合理之秩序云何。諒可不煩言而解也。達爾文氏進化論。其究極問題。則曰將以進化解宇宙爲有意之發達歟。抑將委一切之現象爲偶然之代謝歟。二者必居一於是。又曰。必具有若干類於人間之智能爲之第一因。蓋委宇宙爲偶然之工作。達氏亦有所不忍。故爲此超乎象外之言也。要之。吾人之宇宙。

決非無秩序無調和者。乃天然而非偶然。此上帝人格之第一證據也。

第二宇宙之美。此義前已言之。不必復贅。但美乃對於審美者方謂之美。猶理必對於明理者乃謂之理也。故此但足爲審美者道。其詳見木支離博士 Dr. Moxley 大學說教集第六卷。

第三吾人之人格。吾人賴有人格以爲人。且賴有人格以別於禽獸。然此人格謂爲出於上帝之所分則可。謂爲與上帝合體則不可。何則。上帝之人格高出吾人萬萬。故其知覺運動與夫感情發生。皆臻極點也。人能若是乎。且上帝人格說。其結果不一而足。茲舉其發現於外者言之。則默示足徵焉。吾人內具人格。現諸外則爲動作、爲言語、爲文章、爲技藝。此一已之發現人格之特質也。而上帝具人格。即亦不能無所現。所現維何。默示是也。吾人觀徐丹 Titian 氏（氏爲意大利國之名畫師）之繪畫。聽珉笛兒笙氏之音樂。皆足驗人格之流露。上帝亦然。造天地。造萬物。皆無非發現其榮光也。故自然之萬物。世界之偉人。無不具有幾分上帝之分影。然從未有能完全發現者。有之

其惟吾主耶穌基督乎。

吾於是言基督。吾於是言吾人對於基督之信仰。分三方面觀之。一爲歷史上之基督。二爲上帝子之基督。三爲吾人理想之基督。

第一歷史上之基督。卽就基督在人世一方面觀之。今日關於基督之史料不可多得。猶太歷史家約西弗 Josephus 載基督之事。不過洗禮約翰與所謂基督兄弟莖麥部之一語。此外無聞焉。在羅馬史家所載。已屬第二世紀之半周。又不過敘基督教徒受逼迫之害。至後半周西而蘇士 Celsus 反對基督事。沿襲猶太人對於福音記事之妄語。其書益誕謾不足信。故今日所足爲史學上之價值。以供研究之資料者。惟反求新約書中福音書而已。新約書中福音書分爲四。馬太馬可路加三者爲綱領。與約翰異趣。蓋前三者傳基督之人格事績爲主。而約翰則歸重神學。茲余就二者分別言之。一基督之事績。二基督之教訓。

一基督事績。我最大宗教主一日答其門徒之問而先質之曰。爾曹以我爲何如人。

馬大十六章十五節馬可八章廿九節加六章十四節。不問人之信彼教訓與否。而但以其一己人格之是問。出乎吾人意料外。而實即吾徒入聖之基礎。欲知基督之人格。當證基督之事蹟。但非是數語所能盡其詳。惟求諸福音。讀福音書而聳人聽聞者。其始爲耶穌之誕生。天下竟有無父之子。甯非與大造生物自然之道相背者。然此乃以常格論。若造物全能之主。則非常格所能拘也。吾人夙興夜寐。自有定規。然或偶有不獲已事。晨昏顛倒。亦任吾人之自爲。特偶一爲之。而不可以爲常耳。信如是。則基督之誕生。超乎常格之外。必上帝有所爲而爲之。初無足怪者。至耶穌一己之所爲。則如保羅所見。其智慧與年齡俱進。益見愛於神人。路加二章五十二節悠游閒適。殆終其身無激劇之變端。至其兼善之事業。則自三十歲時受洗於約翰爲始。赴加貝爾選門徒十二人。於當時宗教諸大家中別樹一幟。其事詳諸載籍。無待贅言。所不得不特舉者。則其生平奇蹟也。或以奇蹟爲荒唐無稽。且因而詆福音爲不足信。試問果何所據而謂之荒唐。不過以其背天然之常律耳。不知天然常律絕對真理。又何能囿全能全智之上帝於理法之中。苟知天然常律即

上帝所造。則上帝子能逍遙法外不待言矣。況耶穌之奇蹟。不過愛一字之工夫。即善人所期之理想與作用。初未嘗大背常經也。眇而使之視。跛而使之履。聾而使之聞。其事固奇。然而能視。能履。能聞。則其本性也。基督之所爲。亦使反其本而已矣。以魚五尾餉人數千。其事又似甚奇。然此亦不過短縮其生育之時期耳。數尾之魚至數月後。孳字蕃育。奚啻千倍。此吾人之所知也。則以上帝子之能力。縮數月爲數十分鐘。又何足爲怪乎。至於其他療病逐魔。無非精神及於肉體之影響。精神一到。萬事皆成。此亦吾人平日之經驗也。况基督亦曾斥猶太人曰。爾曹若不見體徵與奇跡者。豈便不能信耶。以是益知吾人之追崇耶穌基督者。決不在區區奇蹟間。特以此表揚其超乎常格外。決非尋常所能比擬耳。

其次引起吾人觀聽者。則耶穌被難並其復活之事也。基督磔死十字架。越三日復活升天。此等異蹟。豈尋常人所能有。其死固確然無疑。至於復活。則世不經見。試略言之。耶穌生前。其徒未嘗能解救主真義。蓋彼襲以色列人之預言。以爲既稱救主。必不老

不死。能自脫於讎人之中。而建立天國也。彼得嘗答其主曰。汝乃基督。然彼之所確認。爲基督者。則不死之基督也。故當耶穌登耶路撒冷。投身敵軍重圍中。彼得力沮。之跨驢優遊。撥椰子之枝以去。不一週間。而與十字架上之露俱消。弟子等乃大失所望。鳥飛兔脫。固無足怪者。福音書所記。又何疑乎。雖然彼深沈絕望之淵者。一旦覺悟。卽登勇敢無比之高峰。昔在祭司長個人之前。彼得猶且不肯認其師。今幾日耳。乃偕其同門。傳其師之道於敵愾廣衆之前。使怯懦烏合之徒。聞之失色。此前後判若兩人者何哉。蓋耶穌復活之靈使之然也。此復活之事實。爲彼心靈上起一大激變之原因。聖經具在其理有斷然者。雖然余等生長東洋。未嘗親炙聖經教育。故不得不於其中明辨。其是非。復活一事爲基督教之真髓。以僕一孔之見。安足解全牛於萬一。特以至誠求真理。當有千慮之一得耳。請爲諸君略陳之。

(一) 在諸門徒信耶穌之復活。已不容置辯。但渠等所信者。果事實乎。抑幻象乎。以爲幻象也。則諸門徒所見之耶穌。與保羅往大馬色途中所見之耶穌略同。宗教史上

所謂見神者是也。然而保羅之心與諸門徒之心迥然不同。此其理可推求也。蓋保羅具信仰復活之熱誠。奔走呼號。一心以爲基督將至。其往大馬色也。將圖殲滅害其師者也。有殺人之心。未始不伏自危之意。且於耶路撒冷殘害基督教徒時。目覩士提反者流稱主之名。慷慨身殉。又未嘗不心感之。以爲必有真理之神爲之呵護也。有是觀念。斯基督復活之思想。齎然腦中。躍然目前。以是謂其見耶穌之復活爲幻象。猶可也。若諸門徒則異是。若輩當日心膽碎裂。逃往加利利。安有此等幻想。留存於心目。蓋彼之昔日望於耶穌者。以爲眞神不死也。而竟死矣。所認爲基督者。誤矣。灰心絕望。無復有救主之信仰矣。幻象也。幻影也。心象之現象也。彼等既無是心象。又安得有此幻象者。乃門徒十一人及其他婦人。皆明明見之。且同時並見之。嗚呼復活矣。幻象云乎哉。

(二) 若輩明見基督復活是矣。然或以爲基督固未嘗死也。此疑起於路難。Renan

(路難一譯雷南。法國學士著耶穌傳一書。其言論略見耶穌事略一書) 西篤拉司氏已辨之審矣。果使耶穌不死。出墓何復入墓。若果入墓而復死。又焉能使諸門徒得

永遠新生命之信仰。

(三) 復活非不可能之事也。以吾人之有限。諒上帝之無限。宇宙間殆無事可必可定者。况機體之進化。蟲蛹之變態。何一非復活之事實。何獨於此而疑之耶。復活之事。撮其大要如此。然其影響所及。則至今千九百餘年。繼起未已。世界歷史所載者。殆皆是也。

更觀耶穌性格之偉大。實不得不稱爲世界之偉人。凡偉人之所以爲偉者。無非由其兼善獨善以爲斷。耶穌兼善之功。殆卽世界文明史之績也。煥乎不待言矣。至其獨善之德。則博愛也。清潔也。謙遜也。容忍也。福音書亦備載之。其尤著而爲世人所不可企及者。則爲終身無罪之一事。消極的事實之證明。本不易言者。但耶穌之無罪。則爲陷害彼者逆證之。蓋欲加人之罪。必悉索其過愆。此常例也。乃數耶穌之罪者。則曰。日曜療病也。自稱爲救主爲猶太人王也。是不足以爲罪證。彼裁判官甯不知之。而十字架之上之罪名。卒舍猶太人之王一語外他無錄也。以憑空結撰之詞。定莫須有之獄。夫豈

耶穌之罪哉。況人苟良心未昧。其悔罪也常甚。保羅嘗謂應爲之善。我不爲。不應爲之惡。我爲之。而耶穌則終其身未嘗作如是語。客西馬尼切禱之時。但曰彼加罪於我者。亦請如我所宥者宥之。而未聞有自求赦罪之禱。豈聖於耶穌。反保羅之不若哉。蓋不有罪愆。實無罪之可承也。

第二上帝子之基督。由神聖一方觀之。基督之所以爲基督者。不惟其在世爲偉人。亦惟在天爲上帝子也。我信基督之奇跡。我信復活之事實。有是哉。我固已認基督爲高出人上矣。蓋若是完全無缺者。吾知世界必無其人也。且耶穌爲神。曾出諸己口。約翰

十章三節 其最後被攻於猶太人而見召於羅馬法廷也。將以上帝子三字定讞。苟自反不縮者。豈不將忸怩其辭。而乃直認不諱。從之就死。非自知之明。確乎不拔者能之乎。謂此信仰爲出於教會者。固不知基督。或謂此爲迷信則更誤矣。余以爲此決非不合理之事。謂之神性之完全發現可也。余所信之上帝。乃具有人格之上帝。乃充實而有光輝之上帝。上帝造宇宙萬物。無非此輝光之發現也。受造衆生。離真背道。每況愈下。

迷失本眞。此豈上帝所及料哉。上帝欲發揮其自由。不惜以其全能全力之一部。賦之於萬物。物無機者與之機。物有機者與之精神。精神上更使之進化而與以自由之意志。由是以建其天國。由是以彰其博愛。凡此皆其自見也。審是則完受神性之人。固已具上帝之影象。而與上帝同功矣。吾不敢謂耶穌卽全智全能之造物眞主。然其神性之相同。則敢斷言也。或謂耶穌果爲神人。則當其生存於世時。主宰宇宙之權。又將誰屬。設此問者。又爲不知上帝與耶穌之辨別。蓋耶穌爲發現神性之完全者。非卽全能上帝之自身。猶日之於月。不過被其光線反射之別體也。說明基督爲神之義。乃基督教之最難點。非一席話所能盡。要而言之。基督因傳上帝之博愛。故立於上帝與人類之間。調和而一致之。上帝所以遣彼者爲是。而吾人所以信彼者亦爲是耳。（按凡類此之語氣。絕係鳩山氏自發其見道之解。非爲本書編輯者之主張。讀者勿忘此意。）

第三理想上之基督。余以基督爲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前已詳言之。或謂理想上之基督。實徒存諸理想。非歷史實有其人者。卽有之。而所謂理想者。亦由時地而變遷。在

當時爲時代之完人。經千九百年以至於今日。已不復成理想矣。設今有敵來謀我。而吾人則相謂曰。若愛若教。人或批若之左頰。則更出右頰以與之。此卽基督教義也。然而遵奉之者。國且殄矣。此對於理想上基督。對於基督教義之非難也。孰知以基督爲理想。非在乎死守基督之教義。不問何時何地皆當遵而行之也。吾人所取於基督及其教義以爲吾人之理想者。基督之人格精神也。其行爲不過爲人格精神之外見。猶之太陽光線。或因遇境而異。而太陽則無時或易。故人格者定質也。基督教門徒禱告上帝也。願主意成就。而在客西馬尼園。則求惟上帝之命是從。蓋耶穌人格。無非仰體天心。推行帝意。而其所以能服諸惡者。亦職是之故。如是人格。如是精神。以之爲理想。可以無大過矣。

以上由三方面述余對於基督之信仰。聞之者或曰。汝旣以理想推基督爲人格之極。則爲上帝之聖子。則吾人欲脫罪戾。亦惟實行其教義而已。又何必受洗禮爲也。解之則曰。洗者滌其舊染之義也。我旣誠信其教。則必服從其例。况基督嘗語其徒曰。汝曹

往施洗萬國之民。

參羅馬太二十八章十八節以下

保羅於大馬色改心之時。卽受洗禮。

使徒行傳九章十八節

基督又曰。人不由水與靈而生者。不能入上帝之國。約五節三其教之規若是。則信之斯受之。以表其心而已。或以基督爲歷史上之人物。而但以道德家視之者。則無受洗之必要。卽信基督而但聽其教訓。以宗教爲不過外形之模範者。亦無受洗之必要。惟我所信於基督者。乃以我之靈我之良心與基督之靈之人格相結合。不徒爲外部之模範。且將以之爲內部之生命也。付我已污之肉於十字架上。而求基督之靈以濯我之性靈。藉是力以戰勝肉體。而漸引近理想上之基督。此我之所以以洗禮爲必要也。洗禮之意義含有二層。一則模擬。一則潔濯。模擬以示此身屬於基督。潔濯以去我舊染之污。庶幾得見認於上帝也。更言之。卽殺我之肉而葬之。去肉體之污。入靈性之門。以與靈界相接觸也。或謂旣屬靈界之事。則用靈界手段可矣。外形手段何爲哉。此其誤又不可以無辯。我靈我肉我精神我體質。關係決非尋常。此惟心唯物論之所以不行。而一元論所以爲哲學之定論也。卽就卑近者言之。疾病時之精神。常不若康健時之

活潑。勿謂靈界生活與外形無涉也。且外形之舉動於實踐上亦大有其價值。吾人意志薄弱。雖有自覺之心。常少實踐之力。一受洗禮。則如置身十字架。表而出之。消極則免誘惑之機。積極則長勇往之氣。閉門下鑰。示此心不復有他。此尤受洗禮之精神上要義也。況吾人既因基督而得仰結於上帝。已拜聖靈之惠賜。則表而出之。亦固其所。或謂受洗之義既聞命矣。奈基督教教義艱深。我識尚淺。不足以受洗。此又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也。雖然。保羅曰。兄弟乎。我來爾曹之前。未嘗用巧言智慧傳道。以爲上帝證。蓋吾祇知耶穌基督。祇知耶穌基督釘於十字架。外此無所知也。前哥林多二章一二節吾人苟能信基督之復活。信基督爲救主。而誠心悔罪。實踐其行。卽爲屬身於基督。便得受洗。蓋誠心悔罪。確守基督教。固已有入上帝國之資格也。特誠心歸真。當如路加傳十五章浪子之慕其父。勿如十八章所傳某青年之羈心罪戾可也。使徒行傳有言。若勿復緩。當呼主之名。受洗滌罪。僕亦以是警諸君而已。

理論若是。究不能盡信仰之真義。特吾人既幼無素教。勢不得不藉理論爲基礎。然入

道之門可藉理論。得道之奧非理論也。至聖靈生活進行。理論乃可勿用矣。

禱曰

嗚呼上帝。博愛愛我。厚惠惠我。容我悔罪。開我自新。惟汝榮光。普照常明。引手援我。俾得常親。謹賴救主。禱求若是。

●美國白爾登安心崇信基督之原因

白氏爲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師

夫安心崇信基督云者。非謂如何皈依基督。乃謂何以勘破世界研究之問題。而得其正果也。世界研究之問題有二。一則教會對於自己之研究。多數博學善思之宗徒。欲察教道之真僞。遠覽旁搜。不辭勞瘁。若宗教與聖經之來源。信仰之濫觴。教會與近世人類之關繫。一一研究。欲得其眞理而後快也。一則教會對於異教之研究。以爲基督教外有別爲一教者。千百年來。亦能吸收億兆人民於其幟下。果具何力歟。抑基督教則清源獨流。而彼等皆非歟。是固有心人之誠意研究。欲明瞭其是非之實際。乃鬪歧

途而歸正徑也。

此二問題者。余研究之。亦有素。今之結果。乃怡然自足。爲基督之徒。而無復他求。試掬陳其對於基督教一方面之原因。

(一)基督教爲思想自由之宗教也。無疆域。無門戶。惟取合乎真理。當耶穌時。猶太人守舊甚。不問事理。但襲祖風。雖刺人亦爲之。耶穌起而駁正之。去僞存真。並補益其所以不足。蓋非墨守古訓。亦非破壞一切。惟約之於真正之理耳。使徒保羅步其後塵而起。由童而壯。踟躕於舊約律中。泊夫一旦豁然。脫穎而出。其向所抱守之末學。毫不足阻其進行之銳氣。雖其欽古仰祖之心。始終未渝。然天心所照。神光耿耿。甘冒羣衆之反對。力闢遺風之非。是救靈妙道。於是大昌。盛矣。盛哉。近數百年以來。教會亦丁中衰時代。往往爲禮俗所誤。致有人民被其束縛者。然至德真光。終不可沒。故思想之自由。一再恢復。今固恢復時代也。惟望此後永永不亡失耳。

(二)基督教能收納百家之真理。且隨時會以沃其陳腐也。耶穌時人民嚴守禁食之

禮幾如憲法。耶穌獨寬其徒。或詰之。則曰。拘守成例。無當實德。近於僞也。或以飲食潔器之禮詢。則曰。潔外何如潔內。自外入者不足害心。自內出者乃足毒人也。蓋其訓人之道。直指心源。不拘邊幅。類如此。此所以吐棄歷代半明半暗之教旨。而成革新之事業也。豈不偉哉。

棄故納新之性質。豈獨古昔爲然。近數十年以前。科學之新理。嶄然露頭角。好道之士。驚相走告。目之爲大敵。急急倡護教之計。乃近年以來。反資爲益友。蓋科學實能證明宗教之理。有輔翼之功。雖間有出入。然其終局。不越乎宗教之範圍。必能使宗教愈形爛熳。故今日明達之宗徒。且歡迎之矣。

(三)基督教爲有靈力之宗教也。主論人靈與上帝交通。嘗取證於古來信德高潔之士。或疑神人交通。奧而難知。豈知人生經歷之事。苟細察其原因。莫不有奧義。物理化學性理生理諸學皆然。宗教何獨不然。大凡發現於外之事。不能憑空生成。必有實力爲之根據。事象愈大。實力愈充。世有較信仰上帝與人靈交通所致之效果更大者乎。

則此信仰者斷非寂滅之思想行爲也。乃體上帝之意志。激發而爲上帝之所爲耳。耶穌嘗處山巔以交上帝。入人叢而行善德。以成上帝之志。卽此義矣。

(四)基督教高唱人倫之主義。非求益己也。益己卽所以益人也。耶穌曰。爾當愛鄰如己。夫既愛之則必益之矣。又曰。人子臨世。非役人也。乃役於人。夫既役於人。則此身可舍矣。此乃耶穌所躬行以表率宗徒者。故凡求益己者。去宗教之旨遠甚。凡修德成聖者。不外乎無求益己。所謂自救者。必不能自救。救人者乃所以自救也。

(五)基督教爲範圍最廣之宗教也。不以國界人種分。不以富貴貧賤分。由交通上帝而識上帝爲普世人類之大父。凡人皆屬其團體中。故曰爾當盡力愛事上帝。且愛鄰如己也。不僅此也。凡空中之禽。陸行之獸。以及種種之形形色色。莫非上帝所生成。則凡物同列於大團中。一一受其愛護。職是故也。基督教爲改良社會。促進文化。普及福音之原力。準愛人如己之例。平等男女。教育童蒙。又建醫院。瘋人院。殘廢院。爲不幸者謀幸福。又立保全六畜之法。以禁虐待之慘酷。於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無不有福音使徒之蹤跡也。

(六)基督教之理想蘊藏於完全真切之人格也。夫一言之微。可以興國。一曲之雅。可以正心。矧其爲表見於人格之能力乎。基督以眇然一身。兼包各種絕德。矐然不滓。粹然無瑕。具此品性。所以繫萬古宗徒之信仰。更有進者。凡人以人爲人格。基督以上帝爲人格。故見基督者。即見上帝。夫天地萬物。聖賢豪傑。皆能彰顯上帝之神奧。皆能爲吾人察識上帝之導線。基督亦嘗稱許之而不揜其功。但吾人所見於彼等者。爲上帝分被之末光。所見於基督者。爲上帝完全之肖象。吾蓋觀其面發上帝之榮。身顯上帝之德。心現上帝之性。不辨其孰上帝孰基督也。則惟有以崇拜上帝者崇拜之而已矣。

救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四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編纂者

古越謝洪賚

校刊者

吳縣胡貽穀

發行者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合

發售處

上海崑山花園三至四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合

印刷者

上海望平街
民新社印刷公司

有志求安
身立命之
道者不可
不讀下列
諸書

泰西名人證道談(定價詳見書目)
世界名人與聖經(定價詳見書目)
日本名人證道談(定價詳見書目)
真道釋疑(定價詳見書目)
耶穌事略(定價詳見書目)
闡道小箋(二十四種)(定價詳見書目)

書目函索即寄

基督教青年會
組合刊行

2

0.46034

67

0.46039

15